

吐魯番漢文醫學文書中的外來因素*

陳 明**

吐魯番是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重鎮之一。吐魯番出土文獻中保留了非常珍貴的醫學資料。歷史上的文化與宗教的頻繁交流，對醫學知識在吐魯番的傳播與融合，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可以說，吐魯番無疑是漢唐五代時期中外醫學交流的最活躍地區之一。吐魯番不僅有漢方醫學，也有基於多種外來語的非漢方醫學。本文在比對、校勘的基礎上，主要對吐魯番漢文醫學文書中的一些藥物用法進行了辨析，試圖剝離出其中所包含的外來知識成分。從所討論的結果來看，以印度生命吠陀為主的外來醫學文化知識對吐魯番中醫學有相當大的影響。吐魯番漢文醫學文書中既有使用外來藥物的藥方，也有印度生命吠陀及佛教醫學等外來醫學理論的遺存，形成了早期的「中胡醫結合」的特殊景觀。這將有助於進一步考察中古時期中醫學對外來知識接受的具體程度與效果，以揭示豐富的文化交流之斑斕一角。

關鍵詞：吐魯番 漢語醫學文書 醫學交流史

一、研究史的簡要回顧

吐魯番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據點，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英、法、德、俄、日、瑞典、美等國的西域考古探險隊，在吐魯番地區掠奪去了大量的文物資料。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所獲的梵文文書，主要由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貝歇特(Heinz Bechert)、桑德爾(Lore Sander)等學者進行整理和研究，從一九六五年至二〇〇〇年，陸續推出了《吐魯番發現的梵文寫本叢刊》共八冊。¹斯坦因(Stein Aurel Sir, 1862-1943)探險所掠得的吐魯番文書，先後由馬伯樂(H. Maspero, 1883-1945)、郭鋒、陳國燦等刊佈與研究。²出自吐魯番地區的日本大谷文書，後由小田義久編集為《大谷文書集成》第一至三冊，³而

*本文為 2001 年中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01CZS005)成果之一。又，本研究得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知識創新工程試點項目資助。感謝《新史學》兩位匿名評閱人的批評意見；同時，感謝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榮新江教授以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廖育群研究員、汪前進研究員等先生，特別是中研院史語所的劉淑芬研究員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意見。筆者據此進行了修改，但文中之疏漏責任全在筆者。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副教授。

¹Ernst Waldschmidt et al. *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VOHD. X. Teil 1-8. (Wiesbaden: F. Steiner, 1965-2000)。對德國吐魯番學的研究情況的介紹，可參見耿世民，〈德國柏林科學院吐魯番學研究中心介紹〉，《西域研究》2003.2: 112-118。

²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3)。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佈的部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³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編，小田義久責任編集，《大谷文書集成》，第

旅順博物館所藏的大谷文書殘片也陸續公佈。⁴

這些學術新材料陸續面世，再加上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墓葬的發掘，唐長儒先生(1911-1994)主持編定出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十冊，後又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對照本四冊。⁵柳洪亮的《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展示了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的部分新出文書的面貌與價值。⁶從二〇〇〇年開始，新疆吐魯番學學會與吐魯番地區文物局還新辦了學術期刊《吐魯番學研究》，迄今已出版了七期。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吐魯番學的發展，使之與敦煌研究雙峰並峙，芬芳共競。⁷

關於世界各地所藏吐魯番文書的出土與研究情況，榮新江先生的《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線索。⁸他的另一本大作《敦煌學十八講》雖以敦煌出土文獻為主，但多處涉及到吐魯番，是吐魯番研究的一面鏡子。⁹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對兩地分

1 冊(1001-3000 號漢文文書)(東京:法藏館,1984);《大谷文書集成》,第2冊(3001-4500 號漢文文書)(東京:法藏館,1990);《大谷文書集成》,第3冊(4501-8147 號漢文文書)(東京:法藏館,2002)。

⁴王珍仁等,〈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1-7,分別刊於《新疆文物》1992.4: 116-121; 1994.1: 13-20; 1994.2: 99-107; 1995.1: 61-69; 1995.2: 29-39; 1996.2: 81-86、88; 1996.3: 66-79、82。

⁵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1-10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1);《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對照本),第1-4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996)。

⁶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另,新疆吐魯番文物局編,《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⁷陳國燦,〈吐魯番學研究和發展芻議〉,《吐魯番學研究》2003.1: 2-10。

⁸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⁹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而述之，介紹了吐魯番出土文獻的主要內容、重要價值以及研究成果。¹⁰

在吐魯番文書中，也保存了一些醫學文書，數量並不太多，但彌足珍貴，早就引起了研究者們的關注。這些文書既有漢文的，也有胡語文書。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研究過德國探險隊在吐魯番發現的一些梵文醫書殘片。一九二七年他為此寫過一篇文章，即〈吐魯番的梵文醫學文書〉(*Medizinische Sanskrit - Texte aus Turkestan*)。¹¹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研究吐魯番醫學文書最重要的論文。呂德斯對出其中的一個殘片屬於《毘盧本集》(*Bhelasamhitā*)。¹²他所利用的這個殘片，實際上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吐峪溝(Tuyoq)發現的，它可能寫於九世紀。在內容上，它僅僅是屬於《毘盧本集》中的「病理部」(*Nidāna-sthāna*)第八章的最後部分，以及「胚胎部」(*Vimāna-sthāna*)第一章的開頭部分。該殘片仍有校勘價值，一九九七年被日本學者 Tsutomu Yamashita 利用。¹³

¹⁰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中國所藏吐魯番文書的出土與研究情況，參見榮新江，〈中國所藏吐魯番文書及其對中古史研究的貢獻〉，《敦煌學》21(1998): 41-61。王素，〈吐魯番考古及出土文獻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以晉—唐漢文非佛經為主〉，《漢學研究通訊》20.3(2001): 221-239。

¹¹Heinrich Lüders, "Medizinische Sanskrittexte aus Turkestan," in *Aus Indiens Kultur, Festschrift für Richard von Garbe* (Erlangen, Palm & Enke, 1927), pp.148-162。這篇文章還收入了他的論文集。即 Heinrich Lüders, *Philologica Indica, 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 von Heinrich Lüder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40), pp. 579-593。

¹²Cf. R. P. Das, "The Study of Classical Indian Medicine in Germany," *JEAS* 5(1997): 9-10.

¹³該殘片還收入 Walter Clawiter, Lore Holzmann and Ernst Waldschmidt, *Sanskrihand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Teil I*, (Wiesbaden: F. Steiner,

漢文醫學文書乃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間，德國新疆吐魯番考察隊勒柯克及格林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陸續所得的。一九三五年，黑田源次(1886-1957)在〈普魯士學士院所藏中央亞細亞出土醫書四種〉一文中，首次刊佈了《張文仲療風方》、《神農本草經》、《耆婆五藏論》和《諸醫方髓》等三件(四種)醫學文書殘片。¹⁴這幾件文書又由萬斯年作了進一步的討論。¹⁵一九五三年，羅福頤(1905-1982)發表了《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其中收入了部分據黑田影印本臨寫的吐魯番醫學文書，另加入了《劉涓子鬼遺方》。他在這幾件文書後各加了跋語。¹⁶一九八八年，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¹⁷據羅福頤《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影寫本，新校錄了此五件文書，¹⁸並對寫卷的年代與內容作了一些探討。一九九五年，王淑民等〈敦煌吐魯番出土古本五藏論的考察〉一文，¹⁹對《耆婆五藏論》進行了討論。一九九六年，小曾戶洋《中國醫學古典と日本》一書中將德國所藏若干醫方

1965), p.287。參見 Tsutomu Yamashita, "Towards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Bhelasāhita*," *JEAS* 5(1997): 20。

¹⁴黑田源次，〈普魯士學士院所藏中央亞細亞出土醫方書四種〉，《支那學》(京都) 7.4(1935/05): 91-123。黑田氏跋我國有譯本，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9.1(1935)。

¹⁵萬斯年輯譯，〈中央亞細亞出土醫書四種〉，收入氏著，《唐代文獻叢考》(上海：開明書店，1947)，頁 113-139。

¹⁶羅福頤，《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影寫本，共五卷，鄭振鐸題簽，1952年夏印。該影寫本現藏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善本室。羅福頤另發表了此書的目錄，參見《中華醫史雜誌》1(1953/04): 27-30。

¹⁷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¹⁸即《耆婆五藏論》、《劉涓子鬼遺方》(甲卷、乙卷)、《唐人選方第二種》、《本草經集注·乙本》、《諸醫方髓》。

¹⁹王淑民等，〈敦煌吐魯番出土古本五藏論的考察〉，《中華醫史雜誌》1995.1: 46-51。

書碎片的主要情況加以介紹。²⁰一九九八年，榮新江先生在〈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一文中，²¹列出了吐魯番文書中未刊醫學文書的編號。二〇〇二年，馬繼興根據榮氏提供的照片，在〈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一文中，對德藏吐魯番十一種醫學殘片作了進一步的介紹。²²二〇〇二年，筆者撰成〈俄藏敦煌文書中的一組吐魯番醫學殘卷〉一文，指出《俄藏敦煌文獻》第十四冊所收 Dx09170、Dx09178、Dx09882、Dx09888、Dx09935、Dx09936、Dx10092 七件殘片，以及第十六冊所收 Dx12495 殘片，均非敦煌文書，實出自吐魯番交河古城。此文考訂出這八件殘片與吐魯番出土《耆婆五藏論》(Ch.3725)和《諸醫方髓》(Ch.3725v)，是同一組文書，分析了此組文書的性質並擬定了文書的內部順序。²³

小田義久責任編集的《大谷文書集成》中收錄的醫藥文書殘片(不包括藥價文書在內)的數目，第壹冊共有十七件，²⁴圖版為 108。第貳冊共有十三件，²⁵圖版為 76。第三冊僅有大谷 5405、5467、8097 等三

²⁰小曾戶洋，《中國醫學古典と日本》(東京：塙書房，1989)。

²¹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華學》3(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頁 309-325。

²²馬繼興，〈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敦煌吐魯番研究》6(2002): 156-161。

²³陳明，〈俄藏敦煌文書中的一組吐魯番醫學殘卷〉，《敦煌研究》2002.3: 100-108。

²⁴編號分別為大谷 1052、1056、1074、1076、1077、1078、1383、1384、1385、1386、1387、1388、1389、1390、1391、1392、1393。

²⁵編號分別為大谷 3191、3526、3532、3533、3539、3551、3751、3866、3976、3977、3979、4012、4363。據筆者辨認，第 2 冊第 189 頁所收大谷 4022 號「性質不明文書」，應該為藥方殘片，其錄文如下：

第一片(前欠)

去後(皮)取

1]大麻人(仁)三兩人(仁)煎口[

件，圖版為 41。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過唐代漢文醫書，其學術價值已經陸續被揭示出來。一九七七年，戴應新〈從中醫藥學看新疆地區與祖國內地的密切關係〉，從醫學的角度闡述了新疆與內地的文化聯繫。²⁶一九七九年，耿鑒庭〈新疆吐魯番唐墓出土的藥方及藥丸〉作了首次說明。²⁷一九八四年，戴應新〈祖國醫藥學史的重要貢獻——《吐魯番出土文書》學習劄記〉，再度闡發了出土醫學文書與文物在醫藥學史上的貢獻。²⁸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旅順博物館的吐魯番文書陸續介紹，其中有醫學類殘片共九種。²⁹一九九七年，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對大谷文書中的漢文醫學殘片，進行了研究。³⁰薛宗正主編《中國新疆古代社會生活史》也從吐

2]二兩去心 搗篩為散[

(後欠)

第二片(前欠)

1]口耳光油令口[

(後欠)

²⁶戴應新，〈從中醫藥學看新疆地區與祖國內地的密切關係〉，《新疆歷史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頁 224-237。

²⁷耿鑒庭講，耿引循錄，〈新疆吐魯番唐墓出土的藥方及藥丸〉，《江蘇醫藥(中醫)》1979.4: 36-37。

²⁸戴應新，〈祖國醫藥學史的重要貢獻——《吐魯番出土文書》學習劄記〉，《文博》1984.2: 71-74、34。另外，對西域醫藥文書的一般概述性文章，可參見王開義，〈新疆出土醫藥文獻述要〉，《新疆中醫藥》1992.1: 35。王興伊，〈西域方藥文獻研究述要〉，《中醫文獻雜誌》2003.2: 47-50。

²⁹旅博(流水號)72號、73號、74號、75號、76號、78號、102號、143號、170號。

³⁰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4: 93-99。

魯番出土醫方的角度，簡略地說明了漢方醫學對西域的影響。³¹還有論述漢唐時期的西域文化方面的著作，也或多或少地提到出土文書所反映的漢方醫學對新疆的影響。³²

吐魯番作為中外文化的一個交彙點，該地區可能受到過外來醫學文化的熏習。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擬對吐魯番醫學文書中的外來文化因素，作一初步的探討，以就教於學界大方。

二、大谷文書中的醫學殘卷再探討

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情況相當複雜，漢文文獻的時間上起西晉(265-316)，下迄清代咸豐同治(1851-1874)之間，但以晉唐時期(265-907)為最多。吐魯番所有的漢語醫學文書，均為殘片。其中，《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收錄的阿斯塔那墓所出的中醫文書，可以借助同一墓葬的其他材料(墓誌、墓表等)來判定抄寫年份。除此之外，絕大多數難以確定其年代斷限。但就大谷文書中的漢語醫學殘片而言，均出自唐代，則無太大的疑問。這一點可從《大谷文書集成》的這些文書前後編號情況得到證實。³³

旅順博物館所藏的新疆出土的古文書實際上就是大谷文書的一部分。有關大谷文書的流散情況，可以參看榮新江、王素二位的前揭大作，無需贅述。前述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一文，是不多見的討論大谷醫學文書的論文。不過，該

³¹ 薛宗正主編，《中國新疆古代社會生活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頁259。

³² 薛宗正，《安西與北庭——唐代西陲邊政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472-481，第9章第3節「漢地曆法、醫學的西被流沙」。

³³ 此點承蒙王素先生指教，謹致謝意。

文的著眼點是放在中醫學上，又把一些藥物歸屬於維吾爾醫學的成分，且對相關藥物的解說不確。而從醫學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說，大谷文書還存在不少可以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本節主要選錄了王珍仁等〈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1-7)中的幾件文書。此外，根據小田義久編集的《大谷文書集成》第壹、貳、叁冊，依照該叢書刊佈的相應圖版，在原有錄文的基礎上，作了一些新的改動。

筆者以下按號列出那些被認為具有外來因素的醫藥文書，再逐一對其中的藥物名稱與醫方的構成等作出解說。需要說明的是，要討論文書中的外來成分，必須要與域外的醫籍相比對。筆者取約七世紀中期的拉維笈多(Ravigupta)編纂的一部印度醫典《醫理精華》(*Siddhasāra*)為對象。為何取《醫理精華》，乃基於如下考慮：其一，《醫理精華》的成書年代相當於唐代前期，時間比較接近。其二，《醫理精華》基本上是一部醫方選集，能反映成書前的印度醫學的大致面貌。其三，下述文書中的藥物、療法與印度醫學相關。在比對的過程中，以發現雙方的若干相似點，並不等於是去證明下述文書為《醫理精華》的漢譯本。

(一) 旅順博物館所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

1. 旅博 73 號醫方文書³⁴ 5.5×7.5cm

(前殘)

³⁴ 王珍仁、劉廣堂、孫慧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三)〉，《新疆文物》1994.2: 106。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4: 95。

- 1·] 痛上氣心痛 [
- 2·] [阿] 摩羅散是 [
- 3·] 栢木 檀香 [
- 4·] 取縛蘭達 [

(後殘)

據第一行「痛上氣心痛」，此號文書可擬名為《心痛方殘片之一》。

第二行所補「[阿] 摩羅散」，乃是阿摩勒果的藥散。阿摩勒，梵名 *āmalakī*，節譯為庵摩勒，全譯阿摩落迦，學名 *Emblica Myroblan*，又稱作餘甘子。它與訶黎勒、毗梨勒合稱為「三果藥」(*tri-phalā*)，三者合制的酒漿也稱作「三勒漿」。在漢譯佛經中，阿摩羅也用來對譯 *āmra* (芒果)。那麼，如何確定此處的「阿摩羅」是 *āmalakī*，而不是 *āmra* 呢？原因有二：其一，出土文書中有「阿摩羅」對應 *āmalakī* 的實例。P.3378《雜療病藥方殘卷》記載：

又療髮落：以訶黎勒二兩，去子 毗黎勒二兩，去子 阿摩羅二兩，三物以醋、漿各二升，煎滓，洗頭，一日洗五度。空煎阿摩羅二兩，洗之亦瘥。

此處是三果藥（訶黎勒、毗梨勒、阿摩羅）合用，且餘甘子能洗髮³⁵，故 P.3378 中的阿摩羅指 *āmalakī* 無疑。其二，從藥性上來判斷。《證類本草》卷十三「庵摩勒」條云，「味苦、甘，寒，無毒。主風虛熱氣。一名餘甘。生嶺南交、廣、愛等州」，並引：

今按陳藏器本草云：庵摩勒，主補益，強氣力。合鐵粉用一斤，變白不老。取子壓取汁，和油塗頭，生髮去風癢，初塗髮脫，

³⁵ 「溲豆芬馥餘甘 餘甘子出廣州，堪沐髮，西方名庵摩落迦果也。持用揩身。」參見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24，頁207中。

後生如漆。人食其子，先苦後甘，故曰餘甘。唐本先附……。《海藥》：生西國。大小如枳橘子狀。梵云：庵摩勒果是也。味苦、酸、甘、微寒、無毒。主丹石傷肺，上氣咳嗽。久服輕身，延年長生。凡服乳石之人，常宜服也。³⁶

而《證類本草》卷二十三「庵羅果」條，「味甘，溫。食之止渴，動風氣」，並引：

臣禹錫等謹按陳士良云：「微寒，無毒。主婦人經脈不通，丈夫營衛中血脈不行，久食令人不饑。葉似茶葉，可以作湯，療渴疾。」³⁷

餘甘子「主風虛熱氣」，治「上氣咳嗽」，與此處治「上氣心痛」頗為吻合。

此方另有三味藥物：栢木、檀香、縛蘭達。其中，縛蘭達所指不明，有待進一步探討。栢木，即柏樹(cypress-tree)，不應該析為栢木。³⁸據莫尼爾·威廉斯(M. Monier - Williams, 1819-1889)所編《英梵字典》(*A Dictionary: English and Sanskrit*)第 153 頁，柏樹的梵語為：śmaśānaropitaḥ、śokalākṣaṇikas、tiktapatraḥ、dīrghavr̥kṣa。³⁹《梵語雜名》釋為「栢，鉢那麼迦。」⁴⁰檀香，梵語 candana，旃檀，有紅、白等色之分。檀香具有消熱去腫的功效。《證類本草》卷十二「檀香」條，引「日華子

³⁶〔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卷 13，頁 392-393。

³⁷〔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23，頁 575。

³⁸烏柏(Chinese tallow tree)。一種落葉喬木，葉子互生，略呈菱形，秋天變紅，花單性，雌雄同株，種子的外面有白蠟層，用來製造蠟燭。葉子可以做黑色染料。樹皮、葉均可入藥，有解毒、利尿等作用。

³⁹M.Monier-Williams, *A Dictionary: English and Sanskri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reprint 1999), p. 153.

⁴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7 下。

云：檀香，熱，無毒。治心痛霍亂，腎氣腹痛。濃煎服，水磨傅外，腎並腰腎痛處。」⁴¹檀香與餘甘子合用，主治心臟病、疼痛等症，見於《醫理精華》的「Cyavana 仙人方」(Si.8.24)。⁴²

療心痛的藥方，還見於旅博 76 號醫方文書。⁴³該文書前後殘，存四行，如下：

- 1·] 根湯飲[
- 2·] 蒲桃汁飲[
- 3·] 各等分[
- 4·] ○□心痛[

這是藥飲劑，用吐魯番本土特產的葡萄。據第 4 行，則可擬該號文書名為《心痛方殘片之二》。

2. 旅博 74 號醫方文書⁴⁴ 楷體 4×4.8cm

(前殘)

- 1·] 煎取五〔升〕[
- 2·] []牛乳一升[
- 3·] 療風黃腹[

⁴¹〔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12，頁 366。

⁴²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98-399。

⁴³王珍仁、劉廣堂、孫慧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三）〉，《新疆文物》1994.2: 107。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4: 96。

⁴⁴王珍仁、劉廣堂、孫慧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三）〉，《新疆文物》1994.2: 106。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4: 95-96。

(後殘)

此方雖僅存牛乳一味藥，但第三行「風黃腹」三字仍透露出許多信息。一者是指明該方的療效，故可據此而將該號文書擬名為《療風黃腹□方殘片》。二者說明此「腹□」(腹痛/腹脹?)是由「風」和「黃」所導致的。「風」、「黃」分別對應生命吠陀「三俱」(tri-doṣa)中的「風」和「膽汁」無疑。又，中醫認為「牛乳，微寒。補虛羸，止渴。」⁴⁵在印度、波斯、阿拉伯、中亞的醫方中，牛乳是常用的添加劑。

3. 旅博 75 號醫方文書⁴⁶ 行楷體 10×6.5cm

(前殘)

- 1·] 肆[
- 2·] [經] 一月月滿更[] [菴] 羅二兩
- 3·] 石榴子、青蓮花各等分
- 4·] 塿中經一月月滿[更][
- 5·] 油每次吃粳[米][

(後殘)

此方存四味藥物：[菴]羅、石榴子、青蓮花、酥油，還有一種食物：粳[米]。童丕《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指出，敦煌的稻米主要用於社會上層：宗教界和地方政府

⁴⁵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16，頁443，「牛乳」條。

⁴⁶ 王珍仁、劉廣堂、孫慧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三)〉，《新疆文物》1994.2: 106-107。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4: 96。

要人。⁴⁷那麼，此件文書則說明，粳米也用作醫療的輔助品，至於是民間還是社會上層使用，就不明晰了。酥油是印度、阿拉伯、波斯、中亞常用的藥物添加劑。而中醫的方劑中使用較少。

「菴羅」，大谷 1383 號中寫作「唵羅」，即 *āmra* (芒果)。芒果、石榴子、青蓮花合用的藥方，見於《醫理精華》，「印度茜草、木棉樹葉、珠子樹、絨毛葉、陀得雞花；芒果核、米仔蘭、蓮花、珠子樹、印度枳的皮；喇叭花皮、生薑、甘草；止瀉木皮、石榴、珠子樹、陀得雞花、含羞草。(這些收斂劑)四倍量的藥液，加入蜜；用淘米水沖服，主治慢性痢疾。」(Si.6.21)又，蓮花與石榴皮、蓮花與芒果核和用，亦可治膽汁性痢疾，見於 Si.6.28。那麼，據此推測，此件文書有可能是治療痢疾的藥方。故可將此號文書擬名為《菴羅治痢疾方殘片》。

又，旅博 143 號(之二)原被視為「醫藥文書」⁴⁸，存兩行文字：

- 1·] 本中先[
2·] 此三病俱發[

此件文書殘缺過甚，然據隋天臺智者大師(538-597)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七下有「本中先成，若粗若妙」一語，則第 1 行或可補為「本中先成」。第 2 行存「三病俱發」，值得琢磨。要言之，「三病」有兩種意義，其一，在佛教文獻的語境中，多指「貪、嗔、癡」(如吉藏《法華玄論》卷一等)或類似的「愛、慢、見」(如智顛《四教義》卷三)，其二，在醫學文獻的語境中，則指「風、痰、膽」所導致的疾病，對應梵語為 *tri-doṣa*，乃印度生命吠陀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論。

⁴⁷ [法] 童丕著，余欣、陳建偉譯，《敦煌的借貨——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6。

⁴⁸ 王珍仁、孫慧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古文書(五)〉，《新疆文物》1995. 2: 34。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6。

Дх18173 中稱之爲「三俱」。具體分析詳見拙文〈「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⁴⁹若是前者，則此殘卷當不是一件醫藥文書，而是佛教經疏性質的文獻片斷，應如劉淑芬先生所說，可定爲《法華經疏殘片》。若是後者，如同「三病俱發」亦見於大谷 3533 號醫方書斷片，則此文書涉及到了生命吠陀的理論，或許宜稱之爲佛教醫學文書，可擬名爲《三俱理論殘片》。

(二) 大谷醫藥文書的再分析

1. 大谷 1052 號醫藥文書⁵⁰ 7×8cm

(前欠)

- 1]〔痰〕發心痛 又方□[
- 2]右□緣痰發心〔痛〕[
- 3]□方 烏鹽 □[
- 4]□ 又方 訶梨勒□[
- 5]胡乾薑 □[
- 6]須□□[

(後欠)

此件文書含有四個藥方，已在《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一書中討論過，⁵¹僅錄文新推補了兩個字。此件文書可擬名爲《心痛方殘片之三》。需要再說明的是，所謂「痰發心痛」，乃是指由痰所

⁴⁹陳明，〈「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1: 26-41。

⁵⁰《大谷文書集成》，第1冊，圖版107，錄文見頁11。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93-94。

⁵¹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頁88。

引發的心痛，痰(kapha)為生命吠陀三液之一。胡乾薑，見《證類本草》卷六「天竺乾薑」條：

味辛，溫，無毒。主冷氣寒中，宿食不消，腹脹下痢，腰背疼，
痲痺氣塊，惡血積聚。生婆羅門國，似薑小黃。一名胡乾薑。⁵²

《梵語雜名》：「烏鹽：訖里_{二合}瑟拏_{二合}攞縛拏」。⁵³《唐梵兩語雙對集》：「烏鹽：訖里瑟拏攞縛拏」。⁵⁴烏鹽，對譯的是 kṛṣṇalavaṇa，但義淨對譯的是 saidhava。又，烏鹽治療心腹痛，多見於密教經典。《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呪經》（失譯人名，今附梁錄）：「若人患腹痛者，取烏鹽呪之一百八遍。與病人服之即得除愈。」⁵⁵又，《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卷二十八，云：

若患腹痛，加持仙陀婆鹽，作湯服當除差。若加持烏鹽、阿惹
而土、青木香，等分和水二大升。煎取九合，加持二十一遍。
當飲服之。一切腹痛、心痛、痲痺、痔、癩病等皆當除差。⁵⁶

又，《曼殊室利菩薩呪藏中一字呪王經》（唐三藏法師義淨譯）：

若患宿食不消、腹中結痛、上變下瀉、霍亂畏死者，可取烏鹽
或先陀婆鹽，或諸雜鹽類，呪之七遍，研碎煖水令服便差。⁵⁷

⁵²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6，頁183。《本草綱目》卷26，「乾薑」條：「附錄 天竺乾姜 拾遺[藏器曰]味辛，溫，無毒。主冷氣寒中，宿食不消，腹脹下痢，腰背痛，痲痺氣塊，惡血積聚。生婆羅門國，一名胡乾薑，狀似薑，小黃色也。」參見[明]李時珍著，劉衡如點校，《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頁1628-1629。

⁵³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頁1238中。

⁵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頁1243中。

⁵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1，頁564下。

⁵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0，頁384中。

⁵⁷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0，頁781中至下。

2.大谷 1056 號藥方書斷片⁵⁸ 7×4cm

(前欠)

- 1] □ □ [
- 2] [石] 蜜和合口口含數數 □ [
- 3] 亦名黃□子也 右等 [分] [

(後欠)

此方第二行的石蜜，乃是推補。雖然不能以此「石蜜」來推定該方中有外來因素，但是第 3 行中的小注文「亦名黃□子也」可能暗示這是解釋某一外來藥物的別名。據此可將此文書擬名為《黃□子方殘片》。當然，「亦名黃□子也」也可以是某種本土藥物的一個別稱，如《外臺秘要》等醫書中多有藥草的異名他稱的記載，則其與外來藥物無關。姑存於此，有待更多的資料來討論之。

3.大谷 1074 號藥方書斷片⁵⁹ 11.5×20.2cm

(前欠)

- 1] □ 氣 已 □ □ [
- 2 淺根 縮所蜜 薑黃 □ [
- 3 服治一切被毒藥一切被毒 [惡] [
- 4 憐愛所語者人皆信受 又方 [
- 5 薑黃 淺根 甘草 各等分 [

⁵⁸ 《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7，錄文見頁 12。

⁵⁹ 《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7，錄文見頁 16。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4。

- 6 並消滅，行藥能成大吉祥□[
 7 雄黃 茵芋 豆〔蔻〕[
 8 鬱金香 婆訶□[
 9 羊聲香一本^{羊聲香一本}云用畢鉢^{云用畢鉢} 右各等分[
 10 羊，並此得差。此名單？[
 11 香附子 肥多羅 鬱〔金香〕[
 12 此名阿波羅至多 阿〔魏〕
 13]〔和牛〕尿爲丸[
 14]可阿□[
 (後欠)

此文書現存四個解毒藥方。各方的殘存藥物名稱，藥方一：淺根、縮所蜜、薑黃；藥方二：薑黃、淺根、甘草；藥方三：雄黃、茵芋、豆蔻、鬱金香、婆訶□、羊聲香（或用畢鉢）；藥方四：香附子、肥多羅、鬱〔金〕、阿波羅至多、〔牛〕尿、阿〔魏〕。誠如劉淑芬先生所言，第6行「行藥能成大吉祥」一語，乃是宣說廣施醫藥之口號，意指若能以此藥方佈施病者，可得大吉祥。⁶⁰根據其所對治病症，可將此文書擬名爲《解毒藥方殘片》。

藥方一、藥方二有兩味相同的藥物：淺根和薑黃。淺根，前揭〈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一文指出其爲「截根」，乃西域地區特有的古藥。截根應即西番與崑崙（天山南部）出產的阿魏截根。夏雷鳴認爲，阿魏截根即於阿魏開花之前，將根截斷，劈成小塊，穿繩暴曬。⁶¹《證類本草》卷九「阿魏」條引：

⁶⁰《千金要方》卷2「婦人方上」有一個治療女人積年不孕的「吉祥丸方」。方劑配伍及功用與此大不同。參見〔唐〕孫思邈著，李景榮等校釋，《備急千金要方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頁39。

⁶¹夏雷鳴，〈西域藥物東傳與中醫藥的繁榮〉，《西域研究》1998.1: 34。

唐本注云：苗、葉、根、莖酷似白芷。搗根汁，日煎作餅者為上，截根穿暴幹者為次。體性極臭而能止臭，亦為奇物也。⁶²薑黃，「味辛、苦，大寒，無毒。主心腹結積，疰忤，下氣破血，除風熱，消癰腫，功力烈於鬱金。」⁶³縮所蜜，即縮砂蜜、縮沙蜜。《唐梵兩語雙對集》：「縮砂蜜：素乞史謎囉」。⁶⁴《梵語雜名》：「縮砂蜜：素乞史二合謎囉」。⁶⁵其梵語為 *sūkṣmailā*，即小豆蔻。《證類本草》卷三「縮沙蜜」條，「縮沙蜜，味辛，溫，無毒。主虛勞冷泄，宿食不消，赤白泄痢，腹中虛痛，下氣。」又云其出波斯國，引《海藥本草》云其「生西海及西戎諸國。」⁶⁶甘草，《梵語雜名》：「甘艸：麼度野瑟置」。⁶⁷其梵語為 *madhuyaṣṭika*。據 SiN.77 條，甘草另有異名：*yaṣṭī*、*yaṣṭy-āhva*、*madhuka*。甘草是中、印醫學中最常用的解毒藥物。Si.27.24、Si.27.29 與藥方一、藥方二相似，同用了薑黃、甘草、小豆蔻。⁶⁸

從藥方三的書寫格式來看，「羊聲香」是對某一藥物名稱的注解，惜暫時未能解明其具體內涵。另從「一本云用畢鉢」一語觀之，該藥

⁶² [宋] 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9，頁 253。

⁶³ [宋] 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9，頁 259。

⁶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43 中。

⁶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8 上。

⁶⁶ [宋] 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9，頁 264。

⁶⁷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8 上。

⁶⁸ 「印度茵草、小豆蔻、薑黃、紫礦、甘松香、甘草、香胡椒（的散）與蜜調和。這種解毒藥，具有各種功效，可以解諸毒。」（Si.27.24）又，「（用河水）將紫礦灰域過濾後，與以下這些藥物共煎：香胡椒、閉鞘薑、紅月桂、三熱藥、聖羅勒、印度拔莢、堅果、甘松香、阿魏、薑黃、甘草、酸藤子和烏鹽，用杓子（將這些藥液）倒進牛角內。（每天早晨）喝棗子大小的藥量，能消除很烈性的諸毒，並治療肺結核、腫瘤、皮膚病、痢疾、尿道病、消化不良和發燒。」（Si.27.29）

方的源頭有兩種文本。異本中使用的畢鉢，即 *pippali*，長胡椒也。《梵語雜名》：「畢鉢：比鉢理」。⁶⁹長胡椒用於治毒，見於《醫理精華》第二十七章的多個藥方（Si.27.15、27.21、27.27、27.35等）。雄黃，用來解毒，亦見於 Si.27.36，「雄黃、烏鹽、阿魏、肉豆蔻的葉子，加上生薑，用牛糞汁磨碎，製成藥丸，（服之），可除蠍子之毒。」對茵芋、豆蔻、鬱金香的用法，前揭〈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一文解釋甚詳細，無須贅言。至於「婆訶□」，該文疑其為「婆娑石」。《證類本草》卷三「婆娑石」條，指出其藥性「主解一切藥毒，瘴疫熱悶頭痛。生南海。胡人採得之，無斑點，有金星，磨成乳汁者為上。」「胡人貴之，以金裝飾作指驅帶之。每欲食及食罷，輒含吮數四，以防毒，今人有得指面許塊，則價值百金。」⁷⁰從藥性來說，將婆訶□疑為婆娑石，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從音韻學的角度，「婆訶」與「婆娑」則相去甚遠，故此說恐難成立。筆者認為，婆訶□或可補為「婆訶〔你〕」，對應的梵語為 *vahni*。據 SiN.29，「白花丹(*citraka*)據說即 *jvalana*、*vahni*，均以『火』(*agni*)為名。」在《醫理精華》第二十七章解毒的方劑中，Si.27.20用了白花丹，原語為 *agni*；Si.27.44用了白花丹，原語恰恰為 *vahni*；因此，此處當以「婆訶你」為是。至於大谷文書中，白花丹(*citraka*)的另一個譯名「至多勒」的情況，詳下。

藥方四中推補的三味藥：鬱〔金香〕、〔牛〕尿、阿〔魏〕。鬱金香，《證類本草》卷九「鬱金」條，「味辛、苦、寒，無毒。主血積下氣，生肌止血，破惡血，血淋尿血，金瘡。」⁷¹阿魏的性能為「味辛，平，無毒。主殺諸小蟲，去臭氣，破症積，下惡氣，除邪鬼蠱毒。」

⁶⁹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8 上。

⁷⁰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3，頁 87-88。

⁷¹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9，頁 261。

生西蕃及崑崙。」⁷²阿魏用於治毒，見於 Si.27.26、27.29、27.36、27.42 等多個藥方。香附子，《梵語雜名》載「香附子：母薩但_{二合}迦」。⁷³實際上，其梵語為 *mustaka/mustakā*，應改作「母薩但迦_{二合}」。肥多羅，筆者認為可能是「肥多伽羅香」的縮寫。多伽羅香，梵語 *tagara*，常譯作多揭羅香，即印度纈草。據 SiN.41 條，*tagara*、*nata*、*vakra* 和 *copaya* 是同義詞。又，阿波羅至多，筆者認為是梵語 *aparājita* 的音譯。漢譯佛經中有「阿波羅質多印」，注釋為「唐云無勝印」等類似提法。⁷⁴阿波羅質多/阿波羅至多，即 *aparājita*，原意就是「不可戰勝的」、「不能破壞的」。Aparājita，指代數種植物：*Clitoria Ternatea*，*Marsilea Quadrifolia*，*Sesbania Aegyptiaca*。但此處具體何指，尚待進一步研究。《醫理精華》中的「日出方」(*Sūryodaya*)與此方共用了一些藥物：

藥喇叭、那伽花、喇叭花(*pāṭalī*)、長胡椒、印度茜草、土牛膝、雄黃、羊蹄甲(烏檀)、胡椒、印度纈草(*vakra*)、薑黃和小檗、松脂、阿波羅至多(*aparājita*)、印度茄子和甘草〔的散〕，同樣應該用牛尿研磨，這種解毒藥叫做「日出」，主治諸毒和驅除惡魔。(Si.27.27)

兩方中相同的藥物有——薑黃、畢鉢 / 長胡椒、肥多羅 / 印度纈草 (*vakra*)、甘草、牛尿、阿波羅至多等六味，特別是其中罕見的阿波羅至多能夠對應，足以證明大谷 1074 號藥方書斷片確實保存了印度醫方的因素。大谷 1074 號藥方與此「日出方」是否同源，尚有待證明。

⁷²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9，頁253。

⁷³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頁1238上。

⁷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18，頁823上。另，「第九得勝印法梵名阿波羅至多母達羅羅」（《大正新修大藏經》，卷19，頁656上）。「阿波羅至多母達羅羅名無能勝符印」（《大正新修大藏經》，卷19，頁662中）。阿波羅至多母達羅，梵語為 *aparājita-mudra*。

4. 大谷 1076 號藥方書斷片⁷⁵ 5×6 cm

(前欠)

- 1]至多勒 麻? [
 2] 搗篩烏麻油 [
 3] 治氣弱腹內 [
 4] 一升〔石〕榴子 □ [

(後欠)

此件文書應為兩個藥方。藥方一(第 1-3 行)有至多勒、烏麻油兩味藥,主治「氣弱腹內」。藥方二(第 4 行)則僅存石榴子一味藥。此件文書可擬名為《治氣弱腹內方殘片》。

至多勒還見於大谷 1384 號文書(治便秘)、1385 號文書(烏髮?)。至多勒,原語應該是梵語 *citraka*,但不是該梵語詞的直接翻譯,而懷疑是該詞吐火羅語詞形**citrāk* 的翻譯。⁷⁶其情形就像唐代「三勒」對譯的原語一樣。《太平廣記》卷三三三引唐李肇《國史補》:「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庵摩勒、毗梨勒、訶梨勒」。三果藥的音譯有:庵摩勒——波斯語 *amola* / *amala* (梵語 *āmalaka* / *āmalakī*)、毗梨勒——波斯語 *balīla* (梵語 *vibhītaka* / *vibhītakī*)、訶梨勒——波斯語 *halīla* (梵語 *harītaka* / *harītakī*)。⁷⁷薛愛華引勞費爾的觀點,認為「勒」(**rāk*)是

⁷⁵ 《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7,錄文見頁 16。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4。

⁷⁶ *citrāk*, 見於 W.33.a.4、W.17.a.5 等處。W. 表示 Weber Kuchean Manuscripts。參見 J. W. Broomhead, "A textual edition of the British Hoernle Stein and Weber Kuchean Manuscripts," (Diss.,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1964), Vol.1: Transliteration, translation, grammatical commentary and vocabulary. Vol.2: Vocabulary。此為未刊稿,感謝 Georges-Jean Pinault 教授惠示此稿。

⁷⁷ 筆者懷疑唐宋中醫典籍中以「勒」結尾的外來藥名與吐火羅語或波斯語有

吐火羅語方言中這三種水果各自名稱的最後一個音節。勞費爾擬構出的詞形為*arirāk、*virirāk，薛愛華則擬構出*amalāk。⁷⁸

至多勒，梵語 *citraka*，拉丁學名為 *Plumbago Zeylanica*，*plumbago-root*，白雪花、白花丹（白皂藥、照藥根子）。至多勒亦即《證類本草》卷六中的「池德勒」，其藥性為「味辛溫，無毒，主破冷氣，消食，生西國，草根也。胡國人用之。」⁷⁹這與藥方一用之治「氣弱腹內」是相吻合的。*citraka*，在漢譯佛經中多譯作「質多羅」。「一切樹中，波利質多羅為第一。」⁸⁰「波利質多羅樹者，此云香遍。此樹莖枝葉悉皆遍熏忉利諸天。」⁸¹波利質多羅對譯的梵語為 *pāracitraka*，亦可從《妙法蓮華經詞典》中得到證實。⁸²佛經中，質多羅也是一味藥物。「爾時病比丘，醫教服質多羅藥。佛言：病比丘有因緣盡形壽聽服。」⁸³《善見律毗婆沙》也提及「質多羅藥，是外國藥名。」⁸⁴孫思邈《千金翼方》卷十二「養性」中收錄了「茅山仙人服質多羅方」，敘述質多羅「出益州導江縣並茂州山中」。此有三種：一者紫花，

些關係。「蒔蘿/慈謀勒」（《開寶本草》）、「必似勒」（《證類本草》卷八）、「元慈勒」等。

⁷⁸ [美]謝弗（薛愛華）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314；以及頁331，注釋56。薛愛華擬構出的*amalāk，或許應為*amarāk。

⁷⁹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6，頁183。

⁸⁰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頁396下。

⁸¹ 《新華嚴經論》，卷37，收入於《大正新修大藏經》，卷36，頁979中。

⁸² 波利質多羅：*pāracitraka*。參見辛嶋靜志(Karashima Seishi)，《妙法蓮華經詞典》（*A glossary of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of Soka University, 2001)，頁23。

⁸³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2，頁867上。

⁸⁴ 《四分律》，卷42，收入於《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4，頁795上。

根亦紫^{八月採}，二者黃花，根亦黃^{四月採}，三者白花^{九月採}。上三種，功能一種不別，依法採根，幹已，搗篩。」其主要功能為「延年不老」。⁸⁵此中土的質多羅與前述至多勒（池德勒、質多羅）是否為同一種藥物，尚不能確定。薛愛華將唐代的一種外來藥物「質汗」，推定為 *citragandha*，⁸⁶與此至多勒應是兩種不同的藥物。

烏麻油，即芝麻油，而不是烏柏油之別稱。⁸⁷《梵語雜名》與《唐梵兩語雙對集》均注明「烏麻：底攞」。⁸⁸又，隋天竺沙門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卷十，「彼諸人輩稱為帝羅闍^{隋言烏麻生也}」。⁸⁹底攞，梵語為 *taila*；帝羅闍，梵語為 *tailaja*；*taila* 就是芝麻，-ja，音「闍」，意即「生」。敦煌醫學文書中也多用烏麻油，如 P. 3930、P. 4038 中的「韋侍郎變白方」（用烏麻）、S.2438 中的「五芝方」等，詳下。傳世中醫典籍中亦反映出印度醫學慣用烏麻油。《外臺秘要》卷三十，「惡疾大風方一十首」引「《近效》婆羅門僧療大風疾，並壓丹石熱毒、熱風、手腳不隨方」。方中使用了「消石，生烏麻油。」⁹⁰

一八八九年庫車出土的梵文醫書《鮑威爾寫本》(*The Bower Manuscript*) 卷二《精髓》(*Nāvanīta*) 第十三章，主要是講述關於白花丹 (*citraka*，至

⁸⁵ [唐]孫思邈著，朱邦賢等校註，《千金翼方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359

⁸⁶ [美]謝弗（薛愛華）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頁 398。

⁸⁷ 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8。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頁 603 解釋為「烏麻油：麻油的異名。」

⁸⁸ 分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7 下。「烏麻底攞」（《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43 上）。

⁸⁹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1，頁 418 上。

⁹⁰ [唐]王焘著，高文鑄校註，《外臺秘要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1），頁 575。

多勒)的藥理和藥方：

毗濕奴(Keśava)問大智者川中焰(Dhanvantari)：「任何藥物都能治療萬病嗎？」(969)聽到毗濕奴的疑問後，川中焰答道：「可以這麼說，同白花丹相比，就沒有〔別的〕藥物了。(970)應該知道它有黑、白、黃三種，分別是最好的、最差的、中間的。(971)對皮膚病、閉尿症、腹脹、白癜風來說，黑色的〔白花丹〕是特別有效的。(972)作為治療慢性腹瀉和痔瘡的藥物，並治癒急性腹瀉，而且能保護生命、促進智力，開白花的那種是最傑出的。(973)黃色的那種能刺激智力發展，是一種好〔烈性〕飲料，有助消化，能治療性疾病。它們(黑、白、黃三種)分別是治療風、膽、痰性疾病的良藥。(974a)不過，實際上，人們得到該藥，取用之，均能治萬病。」(Bo.2.968-974a)⁹¹

此處記載白花丹有黑、白、黃三種，而前引《千金翼方》云其開紫花、黃花、白花。白花丹(至多勒)與芝麻油合用，《醫理精華》中亦有一例：

每份一婆羅的長胡椒、大胡椒、長胡椒根、白花丹、獨活草、胡椒、烏鹽、以及酸藤子、三果、芫荽籽、棗子、小茴香、ajamodikā果〔的散〕，以及每份八婆羅的藥喇叭的散和芝麻油、三升的餘甘子的汁液，加上五十婆羅的粗糖，共煎。這種藥液叫做「善妙的藥糖劑」，主治黃疸病、迦摩羅病、痔瘡、中毒；兼治尿道病、皮膚病、發燒、哮喘、胃病，並使人長壽。(Si.14.18)

⁹¹A. F. Rudolf Hoernle ed., *The Bower Manuscript* vol. 2 (First Published, Calcutta: 1893-1912; Reprinted,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1987), p. 169.

5.大谷 1077 號藥方書斷片⁹² 9×16cm

(前欠)

- 1]〔等〕分搗篩依〔法〕[
- 2]婦人斷緒[
- 3]□〔八〕十種風亞□[
- 4]油三升 極酢漿[
- 5]土(?)青木 縛塞迦支〔香〕[
- 6]爲膏，每日和乳服之，腳不[
- 7]又膏方 波羅娑(婆)你[
- 8]烏麻油一升 □[
- 9]□香 和但[
- 10]灌[
- 11]□[

(後欠)

此件文書有三個藥方，藥方一(1-3行)缺藥名，僅存功用，治「婦人斷緒」。此詞亦見於漢譯佛經之中。⁹³藥方二(4-6行)、藥方三(第7行以下)均為膏藥方。藥方二：油、極酢漿、青木、縛塞迦支〔香〕、乳。其中的油可能是烏麻油。極酢漿，乃醋漿。酢，《名醫別錄》：

⁹²《大谷文書集成》，第1冊，圖版107，錄文見頁16-17。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94。

⁹³「或復女人斷緒無子，經三五年或復多年，或被禁呪、或由厭禱、或因諸病、或他所惱、或遭毒藥，遇此惡緣遂無子息者，應取少許孔雀尾安陳酥中，箭(煎)之數沸，研令相得。投少石蜜量如棗許，呪二十七遍服之令盡。於後七日中，日日常以石蜜和乳，每呪七遍飲之。女身清淨，諸病皆差，即便有娠。」(《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0，頁781下)

消腫、散水氣，殺邪毒。P. 2666 中的一個藥方用了「酢漿水」。藥方一的功用記載明顯，故據此可將該文書擬名為《治婦人斷緒方殘片》。

青木，當指青木香，梵語 *kuṣṭha*。德藏 Ch.483(T11D 136)醫方書殘片中亦載「青木□香」一味。

縛塞迦支〔香〕，筆者懷疑「支」字為衍字，或者為「香」之誤字。此乃是一種香藥，為梵語 *śrīvāsaka* 的略譯，*śrī* 意為吉祥。《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大唐天竺三藏善無畏共沙門一行譯）卷二，「沈水及松香，鬘藍與龍腦 / 白檀膠香等，失利婆塞迦 / 及餘焚香類，芬馥世稱美。」⁹⁴失利婆塞迦，即 *śrīvāsaka*。沙門一行阿闍梨記《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七，「室利縛塞迦香者，似此方薰陸香。室利是具德吉祥義，言此香乃至天神皆悉愛樂，故以為稱也。」⁹⁵據 SiN.53 條，「乳香(*kunda*)被看作薰陸香(*kunduruka*)。松脂(*dadhi*)被認為即室利縛塞迦香(*śrīvāsaka*)。」它的同義詞還有 *śrīveṣṭaka*，義淨《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中譯作「松脂室利薛瑟得迦」。據此藥，可將此件文書擬名為《縛塞迦香膏殘片》。

藥方三：波羅娑(婆)你、烏麻油、□香。波羅娑你，「婆你」當是梵語 *parṇī* 的對譯，意即「樹葉」。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一，提及的六十四書中有「波羅娑尼書隋言樹葉」。⁹⁶《方廣大莊嚴經》中有一種「葉半尼書」，粗看「半尼」與「婆你」音同，但實際上「葉半尼書」，對譯 *yāvanī*，指來自希臘的文字。另在列舉過西域文字的《大事》(*Mahāvastu*，提到 32 種)、梵本 *Lalitavistara* 及其漢譯本《普曜經》(提到 64 種)中，均沒能找到與「波羅娑你」相應的

⁹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18，頁 10 下。

⁹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9，頁 658 下。

⁹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頁 703 下。

辭彙。《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中提及「馬芹^{葉婆你}」。這「葉婆你」即是野茴香⁹⁷。《醫理精華》中提到「四種葉子藥」(parṇī-catustaya)，其一為śāla-parṇī(山馬蝗)，⁹⁸可對譯為「娑羅婆你」。則此處的「波羅婆你」或許是「娑羅婆你」之誤。

6.大谷 1078 號藥方書斷片⁹⁹ 13.5×11.5cm

(前欠)

- 1 油一升共煎取油□[
- 2 蓮子草汁四升 針沙三^升[
- 3 烏麻油一升 勃盆地^勻[^{藥是}]
- 4 龜搗篩煎煎取油濾之，盛一瓶中，密塞口[
- 5 齋前時鼻一一孔中著卅滯，又淨澆□[
- 6 食如此頻^練? 六個月依法著藥令白[
- 7 令黑色何況於人乎。但項已上所有頭[
- 8 □□□ 又方：你利 ^{蓮子}草[
- 9]□為□[

(後欠)

此件文書疑為兩個藥方，藥方一(1-7行)、藥方二(8-9行)均為烏髮方。藥方一的藥物有五味：油、蓮子草汁、針沙、烏麻油、勃盆地。藥方二存兩味藥：你利、^{蓮子}草。你利，待考。

蓮子草，即鱧腸。《證類本草》卷九「鱧腸」條：「汁塗髮眉，

⁹⁷ [明]李時珍著，劉衡如點校，《本草綱目》，頁1636。

⁹⁸ 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頁576-577。

⁹⁹ 《大谷文書集成》，第1冊，圖版108。錄文見頁17。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94。

生速而繁。……一名蓮子草。」¹⁰⁰《外臺秘要》卷三十一的「近效蓮子草膏」：

《近效》蓮子草膏，療一切風，耳聾，眼暗。生髮變白，堅齒延年。本是婆羅門方。蓮子草汁三升 生巨勝油一升 生乳一升，不食糟者 甘草一大兩，末。

另有「青蓮蕊六分、龍腦花三分、鬱金香二分」，使用此藥「點經一年，白髮盡黑，禿處並出。韓庶子處得，每用驗」。¹⁰¹該方既是婆羅門方，自然來自印度。又，《外臺秘要》卷三十二中，「（崔氏）蓮子草膏療頭風白屑，長髮令黑方」與「《廣濟》生髮方」等使用了蓮子草汁，「《近效》生髮方」使用了蓮子草。《醫心方》卷廿五中的「治小兒髮不生方第廿三」，載「《新錄方》治髮不生方：……又方：蓮子草汁塗之，驗。」¹⁰²

《醫理精華》中的鱧腸，梵語為 *bhṛṅga*。其中用之來治療白髮的藥方有：

rāmā、洋李、芝麻和毗醯勒〔所榨的油〕，以及鱧腸、木藍、黃色假杜鵑和尸利沙〔共煎〕，〔其藥液〕滴進鼻中，使人沒有白髮。(Si.26.118)

用等量的孔雀的膽汁、蓮藕、芒果的果核、素馨、錒和青蓮花，以及木藍、鱧腸、綠礬〔的散〕，與毗醯勒的油共煎。〔其藥液〕在鐵鉢中放置一個月後，塗在頭上，灌進鼻中，立即〔使頭上〕沒有非時而生的白髮和應時而生的白髮。(Si.26.119)

將榕樹芽和鱧腸的散，加上油，在心葉青牛膽的汁液中調和，

¹⁰⁰〔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9，頁271-272。

¹⁰¹〔唐〕王焘著，高文鑄校注，《外臺秘要方》，頁608。

¹⁰²〔日〕丹波康賴撰，高文鑄等校注研究，《醫心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頁508。

用陽光曬熟，塗在頭部，頭髮會再生。(Si.26.123)

針沙，即針砂。《證類本草》卷四「鐵精」條：「針砂，性平，無毒。堪染白為皂，及和沒食子染須至黑。」¹⁰³

《外臺秘要》卷三十二，引「又生長髮令黑，有黃白者皆黑，魏文帝用效，秘之方」，「《近效》韋慈氏療頭風髮落並眼暗方」，其中用了烏麻油。敦煌醫學文書中也多用烏麻油，如 P. 4038 中的「韋侍郎變白方」（用烏麻）、S.2438 中的「五芝方」等。

「勃盆地叨」解釋為「勺藥是」，而大谷 1383 號文書中作「勃分地叨」，解釋為「勺藥是」，由於「盆」與「分」、「勺」與「勺」的字形相似，在沒有其他旁證材料的情況下，尚不能輕率地判定前者就是錯的。

此件文書可擬名為《蓮子草汁烏髮方殘片》。

7. 大谷 1383 號藥方書斷片¹⁰⁴ 9.7×8.5cm

(前欠)

- 1]又方：乾〔薑〕[
- 2]油一升共煎，取油每服
- 3]人強記。又方：勃分地叨^{勺藥是}
- 4]取唵羅汁四升、牛乳二升、烏〔麻〕
- 5 〔油〕]令人白髮為黑 又方：[
- 6]唵[

(後欠)

¹⁰³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4，頁111。

¹⁰⁴ 《大谷文書集成》，第1冊，圖版108，錄文見頁49。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94。

以「又方」為標誌，此件文書有三個藥方。藥方一（1-3行）存乾〔薑〕、油，功能為增強人的記憶力。藥方二（3-5行）也是養生性質類的烏髮方，參考上引「近效蓮子草膏」方中的「生乳」，此處當補為「牛乳」。又據前述大谷 1078 號文書的藥方一，此方推補出「烏〔麻油〕」。方中的「唵羅」，對音同「庵羅」（ānra），即芒果。唐宋中醫文獻中，唵羅並沒有烏髮之效。《證類本草》記載其功能為「味甘，溫。食之止渴，動風氣。」¹⁰⁵《醫理精華》認為，「成熟的庵沒羅果（芒果），去風，增肉，生精，潤膚，增力。」（Si.3.22.5）所以，其中的烏髮方就用了芒果，儘管用的不是其果汁而是其果核，見前引 Si.26.119。

此件文書可擬名為《唵羅汁烏髮方殘片》。

8. 大谷 1384 號藥方書斷片¹⁰⁶ 9.7×8.5cm

（前欠）

- 1]為湯濾取汁[
- 2]〔大便〕秘澁者得通，此最小灌〔鼻〕[
- 3]者得通 又方 至多勒[

（後欠）

此件文書有二個藥方。藥方一（1-3行）的功能為治療便秘。藥方二僅存至多勒一味藥，見前文。此文書可擬名為《至多勒治秘澁方》。

¹⁰⁵〔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23，頁 575。

¹⁰⁶《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8，錄文見頁 50。

9.大谷 1385 號藥方書斷片¹⁰⁷ 9.7×8.5 cm

(前欠)

- 1]又方□[
- 2]者項已上所有[
- 3]至多勒訶煞 人參[
- 4]刀刺削?以火烙用此[
- 5]唯 / 准?或三日或五日或[
- 6]□夜即[

(後欠)

此件文書有一個藥方，存至多勒訶煞、人參兩味藥，可見此藥方是將典型的中藥（人參）與外來藥物混用。又，至多勒訶煞，待考。此件文書可擬名為《至多勒訶煞殘片》。

10.大谷 1387 號藥方書斷片¹⁰⁸ 6.1×8.7cm

(前欠)

- 1]那伽布史〔波〕[
- 2]〔牛〕膽 芥子[
- 3] 右〔等分〕[
- 4]丸藥服每[
- 5]俱噓□[

¹⁰⁷ 《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8，錄文見頁 50。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4。

¹⁰⁸ 《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9，錄文見頁 50。

6]差〔又方〕□[

(後欠)

此是一個丸藥方，存藥物三味：那伽布史〔波〕、〔牛〕膽、芥子。

那伽布史波，當是 *nāga-puṣpa* 的音譯。那伽，*nāga*，龍、蛇，或譯那伽。《梵語千字文》(別本)載「*puṣpa*：布史波，花。」¹⁰⁹龍花，《證類本草》卷十一，「那耆悉，味苦，主結熱，熱黃，大小便澀赤，丹毒諸熱，明目，取汁洗目，主赤爛熱障。生西南諸國。一名龍花也。」¹¹⁰本件文書可擬名為《那伽布史波丸殘片》。

《善見律毗婆沙》的「藥健度」：「婆利婆婆者，是芥子。」¹¹¹芥子，巴利語為 *sāsapa*，婆利婆婆的巴利語源，待考。芥子，梵語為 *sarṣapa*。「芥子油(*sārṣapa*)，能殺蟲、止癢、除痰、減肥、驅風。」(Si.3.27.2)

11.大谷 1389 號藥方書斷片¹¹² 6.1×5.3 cm

(前欠)

1]中即差 又方[

2]和暖水眼痢出[

3]但 阿魏藥[

(後欠)

阿魏，對音為吐火羅 B 語 *ankwa*；其梵語 *hingū*，則多譯為興渠。¹¹³

¹⁰⁹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12 中。

¹¹⁰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12，頁 370。

¹¹¹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4，頁 795 上。

¹¹² 《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9，錄文見頁 51。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4。

《證類本草》卷九「阿魏」條，「味辛，平，無毒。主殺諸小蟲，去臭氣，破症積，下惡氣，除邪鬼蠱毒。生西蕃及昆侖。」詳見《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中的敘述。¹¹⁴

阿魏藥，《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大唐三藏義淨譯）卷一，「阿魏藥者，謂阿魏樹上出膠。」¹¹⁵《一切經音義》卷六十七，「興渠：此是樹汁，西國取之，以置食中。今有阿魏藥是也。」¹¹⁶《一切經音義》卷第一百「薺芎」條，「言阿魏根，似此藥而臭如大蒜，煎成阿魏藥。」¹¹⁷《醫理精華》中並不用阿魏藥來治眼。但密教經典中有用阿魏藥來治眼黃的方子。《佛說陀羅尼集經》（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譯）卷八：

若人不能食、萎黃、眼黃、腹中氣塊大、喘息不得、咽喉大痛，取石鹽、阿魏藥、訶梨勒、茴香子、乾薑、華鉢、胡椒，七味等分，各取半兩，共搗為末。用沙糖和以為丸，丸如棗大。空腹一服，服別一丸。無所禁忌。大肥、好顏色、豐足氣力。皆以牙印印上諸藥，呪百八遍，然後方服。¹¹⁸

本件文書可擬名為《阿魏藥治眼方殘片》。

¹¹³ 《一切經音義》，卷 45，「興渠：梵語，阿魏藥也」。《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607 中。

¹¹⁴ 《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頁 89-91、158-161。

¹¹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4，頁 1 中。

¹¹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750 中。

¹¹⁷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927 下。所謂「煎成阿魏藥」，應該與大谷 3043 號中的「阿魏煎」是同一物。

¹¹⁸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18，頁 854 中。

12.大谷 1390 號藥方書斷片¹¹⁹ 6.1×5.3cm

(前欠)

- 1]和[水[
- 2]蘇[摩那花，畢鉢
- 3]〔和水作丸〕陰幹，和水塗眼中，治一切眼
- 4]又方 肥野竭豆 甘草 畢鉢
- 5]停經六日，日滿，刮取細研，以刀角
- 6]□樹伐帝^{兩錢對}伽□□^{兩錢對}□□[
- 7]和水作丸，陰乾，以水研，塗眼中，□[

(後欠)

本文書殘存兩個眼藥方。藥方一(第1-3行)存兩味藥：蘇摩那花、畢鉢。藥方二(第4-7行)存五味藥：肥野竭豆、甘草、畢鉢、樹伐帝、伽□□。本件文書可擬名為《治一切眼方殘片》。

蘇摩那，梵語 Sumana。漢譯佛經中多見，常譯作蘇末那、蘇磨那、蘇蔓那、須摩那、穌曼那等。印度多用此花來作裝飾用的花鬘。《一切經音義》卷十云，「須摩那：或云蘇磨那華，其色黃白，亦甚香，不作大樹，纔高三四尺，四垂似蓋者。」¹²⁰該花的別稱有：悅意花、善稱意花、好意花等。¹²¹《善見律毘婆沙》(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陀

¹¹⁹ 《大谷文書集成》，第1冊，圖版109，錄文見頁51。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94。

¹²⁰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頁363中。

¹²¹ 《一切經音義》，卷23：「蘇摩那花：此云悅意花，其花形色俱媚，令見者心悅，故名也。」(《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頁456中)又，卷26：「須摩那花：亦名穌曼那，玄奘云：善稱意。」(《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頁476中)又，「須曼那花：亦云蘇摩那，此云好意花也。」(《大

羅譯)卷十五,注云「蘇摩那華者,其華香氣與末利相似。」¹²²

樹伐帝,疑為śatāvārī的略譯,即天門冬。《梵語雜名》:「天門冬:舍多縛哩」。¹²³《唐梵兩語雙對集》:「天門冬:舍[同]縛哩」¹²⁴此處漏一「多」字。舍多[同]縛哩,梵語śatāvārī,天門冬,樹伐帝。漢譯佛經中對天門冬的解釋還有兩處:《金毘羅童子威德經》(不空譯)「婆伽勒五兩此云天門冬」。¹²⁵又,《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大唐北天竺國三藏阿質達霰譯)卷上:「麼戶保怛哩迦唐云天門冬根」。¹²⁶密教經典中有兩處將蘇摩那和天門冬合用的例子,分別見於《不空羅索神變真言經》(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卷二十「如意阿伽陀藥品」¹²⁷、《大佛頂廣聚陀

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480 下)又,《翻譯名義集》(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卷 3:「須曼那,或云須末那,又云蘇摩那,此云善攝意,又云稱意華。其色黃白而極香,樹不至大,高三四尺,下垂如蓋。」(《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103 中)又,《證類本草》,卷 23「蓬蘽」條,下引「崔元亮《海上方》著此三名,一名西國草,一名畢偈伽,一名覆盆子。治眼暗不見物,冷淚浸淫不止及青盲、天行目暗等。」又引「陳藏器云:變白,不老,佛說云蘇蜜那花點燈,正言此花也。榨取汁,合成膏,塗髮不白。食其子,令人好顏色,葉擲絞取汁,汁滴目中,去膚赤,有蟲出如絲線。」(〔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23,頁 557)此中的「蘇蜜那花」無疑是「蘇摩那花」之誤。但它與能治眼的「蓬蘽」是否為同一物,待考。

¹²²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4,頁 780 下。

¹²³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8 上。

¹²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43 上。

¹²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1,頁 372 上。

¹²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1,頁 144 下。

¹²⁷ 「以紅蓮華、沈水香 優鉢羅華、夜合華 / 白栴檀香、牛膝根 娜弭嚩藥、茅香根 / 上彼夜夜起囉那佉藥 上迦娜迦、叵羅藥 / 上旃檀娜、叵羅藥 蓮荷子穰、樹上癩 / 曼爾瑟訖、素迦哩 沫迦胝藥、惹耶藥 / 弭惹耶藥、米娜藥 上播哩閉攏縛藥 / 幹馱囉娑香、弭囉 惹莫迦香、小卑香 / 多誡囉香、姥娑藥 阿鞞鞞迦、青木香 / 上零陵香、丁香皮 迦鹹即監反譚囉、白

羅尼經》卷五。¹²⁸另在《醫理精華》的 Si.27.28 中，有 *iśvarī* 一味藥，可治毒。與此「樹伐帝」是否有關，待考。

筆者在〈隋唐五代時期西域外來的眼科知識及其應用〉（待刊稿）一文中，已考證出此方中甘草、畢鉢的用法與印度醫籍及西域文獻內的眼藥方的相關記載，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隋唐傳世中醫典籍《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和《醫心方》中均不用長胡椒治眼。

13.1392 號藥方書斷片¹²⁹ 7.1×6.3cm

（前欠）

- 1]右搗篩[
- 2]差此石須盧[
- 3]畢鉢根 阿〔魏藥〕[

（後欠）

此方存三味藥：石須盧(?)、畢鉢根、阿〔魏藥〕。本件文書可擬名為《畢鉢根方殘片》。

石須盧，待考。畢鉢根，梵語為 *pippalī-mūla*，即長胡椒根。《證

芥子 / 畢哩陽愚、畢唎迦 翳囉鼻香、鬱金香 / 竹黃、雄黃、甘松香 蘇曼那花、天門冬 / 薩跋訖使、白胡椒 瞻葡迦華、茴香子 / 上龍腦香、龍花鬚 如是藥量數等分 / 精潔擇治壇內合 真言加持和合治。」（《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0，頁 340 中）

¹²⁸ 「又法，取蘇摩那花、蓮花葉、天門冬、蘇蜜乳酪相和。取桑木為火，一呪一擲火中。如是滿八千遍，如是滿三日三夜。即得王妃百官一切人民皆來降伏，恭敬供養。」（《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19，頁 179 中）

¹²⁹ 《大谷文書集成》，第 1 冊，圖版 109，錄文見頁 51-52。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5。

類本草》卷九「葷撥」條：

其根名葷撥沒，主五勞七傷，陰汗核腫。生波斯國。……陳藏器云：畢勃沒，味辛，溫，無毒。主冷氣嘔逆，心腹脹滿，食不消，寒疝核腫，婦人內冷無子，治腰腎冷，除血氣。生波斯國，似柴胡黑硬。畢撥根也。¹³⁰

畢鉢根（長胡椒根）與阿魏合用的藥方，僅見於《醫理精華》一處，「用獨活草的種子、白花丹、胡椒(chapa pepper)、三熱藥、岩鹽、二種灰碱（大麥灰和牛膝草灰）、長胡椒根、阿魏和檸檬果汁，做一個藥丸（服用），可以增加消食之火。」(Si.6.50)其主要功能為治療痢疾。

14.大谷 1393 號藥方書斷片¹³¹ 6.6×6.8cm

（前欠）

- 1]〔俱〕物頭〔花〕 灌膏[
- 2]風夜中不喫及餘？[
- 3]搗篩和殺羊〔乳〕[
- 4]〔石〕蜜 右搗篩[

（後欠）

此方有三味藥：〔俱〕物頭〔花〕、殺羊〔乳〕、〔石〕蜜。本文書可擬名為《俱物頭花膏殘片》。

俱物頭花，是蓮花的一種，梵語為 Kumuda。佛經中對該花的解釋不一。蓮花分四色，其一，認為它是黃蓮花。《阿彌陀經要解》：

¹³⁰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9，頁259-260。

¹³¹ 《大谷文書集成》，第1冊，圖版109，錄文見頁52。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95。

「青色名優鉢羅，黃色名拘勿頭，赤色名鉢頭摩，白色名芬陀利。」¹³²分別對譯：utpala、kumuda、padma、puṇḍarika。《翻譯名義集》卷三：「拘勿投，亦云拘勿頭，此云地喜華；亦云拘某陀，此云黃蓮華。」¹³³其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十五，認為它是青蓮花。「俱勿頭有赤及青二種。又云俱勿頭是蓮花青色者。」¹³⁴其三，《一切經音義》卷三認為它是赤蓮花，即紅蓮花。「拘某陀花：古云拘勿頭，正梵音拘牟那。此即赤蓮花，深朱色，人間亦無，唯彼池有，甚香亦大也。」¹³⁵又，卷五：「拘某陀花：梵語，赤蓮花名也。或云拘勿頭，正云抱牟那，即是深赤色蓮花也，人間亦少有，多出彼池。」¹³⁶薛愛華在《唐代的外來文明》（原名《薩馬爾罕的金桃》）中認為，黃蓮花在唐代中國非常的罕見。Kumuda的學名為 *Nymphaea esculenta*，實際上是一種白睡蓮。¹³⁷顯然《一切經音義》等對此詞的解釋過於混亂。《唐會要》卷九十九記載，唐貞觀二十一年(647)，罽賓國向唐朝「遣使獻俱物頭花，丹白相間，其香遠聞。」

¹³²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7，頁 368 上。

¹³³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103 下-1104 上。

¹³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39，頁 734 上。

¹³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324 中。

¹³⁶ 「抱牟那」中的「抱」乃「拘」字形誤（《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337 下）。另見，《一切經音義》，卷 12，「拘賀陀：或云拘某陀，或云拘勿頭，正梵音云拘牟那，即深赤色蓮花，一云如火色也。」（《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381 中）又，卷 16，「拘文花：拘牟那，古亦言俱物頭花也。」（《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408 下）又，《續一切經音義》，卷 1，「拘牟頭：或云拘勿頭，或云拘摩那，皆梵語訛轉爾。正云拘某陀，此譯云赤色蓮花，人間亦少，多出彼池。」（《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935 下）

¹³⁷ [美] 謝弗（薛愛華）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頁 278-285。

15號.3191號藥方書斷片¹³⁸ 4.5×9cm

(前欠)

- 1]迦搗(搗)篩[
- 2]若欲□[
- 3]又方[
- 4]畢鉢 辛〔頭鹽〕[
- 5]□又方若[
- 6]〔右〕等分搗〔篩〕[

(後欠)

本件文書有三個藥方，僅藥方二存兩味藥物：畢鉢、辛〔頭鹽〕。
本件文書可擬名為《畢鉢方殘片》。

辛〔頭鹽〕，見於大谷 4363 號文書，詳後。畢鉢與辛頭鹽合用，見於《醫理精華》多處，主要功能有：治療熱病、恢復記憶(Si.5.74、5.75、5.114)；主治內部腫瘤和疼痛等(Si.9.14)；治各種內部腫瘤和水腫等(Si.10.23、10.33)；主治痔瘡(Si.13.12)；「善妙的藥糖劑」(Si.14.18)；主治所有的風病之痛(Si.21.12)；「大蒜酥藥」(Si.21.15)；能止眼痛(Si.26.13)；主治一切眼病(Si.26.50)；最好的催吐劑(Si.30.3)；「鐵箭」瀉藥可去一切病(Si.30.16)；瀉藥主治風病(Si.30.55)。

¹³⁸ 《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41。

16.大谷 3526 號藥方書斷片¹³⁹

(前殘)

- 1]訶梨勒 白鹽[
- 2]〔取〕羖羊乳八升[

(後殘)

本件文書存三味藥物：訶梨勒、白鹽、羖羊乳。

《醫理精華》認為，「訶梨勒粉加上鹽，主驅風。」(Si.31.31)該醫典中的一劑「美味藥」，同時用了上述三味藥物。該方為：

用每份一婆羅的絨毛葉、訶梨勒、辣根、菖蒲、三熱藥、烏鹽〔的散〕和一升的酥，在一鬥的山羊奶中，同煎。〔所製成的〕這種藥液叫做「美味藥」，〔服之〕，可以使記憶更清晰，使思維更敏銳。服食這種藥散，主治耳聾、口吃和啞巴。(Si. 20.11)

據此，本件文書亦可擬名為《美味藥殘片》。

17.大谷 3532 號藥方書斷片¹⁴⁰ 9×10cm

(前欠)

- 1]〔胡〕乾薑[
- 2]午時暮間□[
- 3]反吐痢[
- 4]^{二兩半}[

¹³⁹ 《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118。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5。

¹⁴⁰ 《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119。

- 5]^{本?} [
- 6]搗篩以石蜜□[
- 7]吐熟肝痛[
- 8]合[
- (後欠)

本件文書存兩味藥物：〔胡〕乾薑、石蜜，藥效為「反吐痢」和「吐熟肝痛」。此文書可擬名為《反吐痢方殘片》。

石蜜，《證類本草》卷二十三「石蜜」條，「石蜜 乳糖也。味甘，寒，無毒。主心腹熱脹，口乾渴，性冷利。出益州及西戎。煮煉沙糖為之，可作餅塊，黃白色。」¹⁴¹「吐痢」，在佛經中亦作「吐利」。¹⁴²《醫理精華》中只提到「乾薑加上粗糖……用來灌鼻，主治打呃。」(Si.15.17)

18.大谷 3533 號藥方書斷片¹⁴³ 6.5×14.5cm

- (前欠)
- 1]驚恐及[
- 2]多言□□□□不□[

¹⁴¹〔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23，頁565。季羨林先生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對石蜜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參見季羨林，《季羨林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第9-10卷（《糖史》1-2）。

¹⁴²《文殊師利問經》（梁扶南國三藏僧伽婆羅譯）卷下：「若吐利出血，或腹內煩痛，以漿飲摩花，當服此花飲。」（《大正新修大藏經》，卷14，頁508中）

¹⁴³《大谷文書集成》，第2冊，圖版67，錄文見頁119。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95頁。

- 3] □少嗔少遜言〔者〕[
 4] □鬼神所特(持)藝□[
 5] □膩食吃頭上□[
 6] 〔痰病發動〕者，與變吐藥〔治之〕[
 7] 湯(痰)三病俱發 若[
 8] 香花燈油等物[
 9] 訶勃多蜜連[
 10] 〔癩〕癩等病 摩* [(後欠)

「三病俱發」，參見前文的旅博 143 號「此三病俱發」。其中的「三病」，當指風黃痰病，即印度生命吠陀中的 *tri-doṣa-* 或者 *sannipāta-*，指三種失調的體液所導致的疾病。此件文書可擬名為《三病俱發方殘片》。

第六行的「者與變吐藥」，綜合俄藏敦煌醫學文書 Dx18173 正面第十四行的「湯藥治之；痰病發動者，以變吐〔藥治之〕」，故補足為「〔痰病發動〕者，與變吐藥〔治之〕。」詳見筆者〈「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一文的考證。¹⁴⁴

訶勃多蜜連，筆者疑「訶」字前，可補一「摩」字，「摩訶」，梵語 *mahā*，「大」。勃多蜜連，具體待考。

¹⁴⁴ 陳明，〈「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1: 26-41。

19.大谷 3539 號藥方書斷片¹⁴⁵ 8×20cm

(前欠)

- 1]□如幹木羸□[
- 2]□骨痛 若□[
- 3]緣三種俱□[
- 4]□盧俱□[
- 5]一兩搗篩和乳[
- 6]入膚中、其患□[
- 7]瓶出血 又方 勃分(盆?)〔地叨〕[
- 8]者* 右各等分搗〔篩〕[
- 9]□治身上塗摩 又〔方〕[
- 10]黃芩三兩□[
- 11]□煎取二升□[

(後欠)

此文書有三個藥方：藥方一(1-7行)、藥方二(7-9行)、藥方三(9-11行)。

藥方一的第三行「緣三種俱」，「三種俱」應該是指風黃痰所和合導致的疾病，與旅博 143 號和大谷 3533 號的「三病俱發」意思相當，即《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九中所謂的「風熱癩俱有，是名為總集。」¹⁴⁶此件文書可擬名為《三病俱發方殘片》。

第七行的「勃分(盆?)」當是前述的「勃分(盆?)地叨」，具

¹⁴⁵ 《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121。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5。

¹⁴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16，頁 448 中。

體待考。第十行的「黃芩」，為中醫常用藥物。疑偽經《龍樹五明論》卷上，有一個大仙藥方，就使用了此藥。¹⁴⁷

20.大谷 3551 號藥方書斷片¹⁴⁸ 6.5×14.5cm

(前欠)

- 1]□黃□^色[
- 2]□發若並赤□[
- 3]處*熱此緣[?]痰黃*[
- 4]今說治之法 □[
- 5]□煎湯去滓和牛蘘[
- 6]^又方 甘草 牛蘘[
- 7]痰發瘡方[
- 8]□上能治因痰[
- 9]能治血黃之瘡[
- 10]牛蘘裹瘡上能治[
- 11]^右等分依法煎湯[
- 12]依法煎湯平旦冷服[
- 13]治一切瘡 又方[

¹⁴⁷「凡人得之化作大仙藥者，五月五日取牛黃大如雀子、干薑四兩、麻八兩、黃芩一兩、大黃五兩、甘草二兩，於七月七日令童子搗之，以蜜和作丸用之。若人病悉瘳病、吐病、水病、腸痛、心四臍腫、卒風頭、霍亂、心悶、方重噎不得喘息，取上件藥丸，丸如小豆，兩丸與服之。須臾之間，而見病鬼奔走而去，兼復吐利發汗、宿食淡陰、積血微癖、產後帶下、痔不斷、大小便利不通，皆悉除愈。」（《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1，頁 957 中）

¹⁴⁸《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122-123。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5。

14]□冷食不消每常因[

15]體*壯*熱□[

(後欠)

這是一組治瘡方。該件文書可擬名為《治一切瘡方殘片》。第三行「緣痰黃」、第七行「痰發瘡方」、第八行「因痰」，提到了三液中的痰(kapha、śleṣma)、黃(膽汁, pitta)，而所謂「血黃之瘡」，也是指由失調的血液和膽汁和合所導致的瘡。在生命吠陀中，作為三液之外的另一種體液，有關血液失調致病的說法是後起的。

晉代葛洪(284-363)《肘後備急方》收錄了一種「療一切瘡」的地黃膏，藥物為地黃汁、松脂、薰陸香、牛腎脂和牛酥。蔡景峰認為，類似這種用牛脂和牛酥做成外用藥的方法，不是傳統的中醫學的習慣，而是從少數民族慣用的牛羊脂酥演化出來的。¹⁴⁹

21.大谷 3866 號藥方書斷片¹⁵⁰ 8.2×2.6cm

(前欠)

1]□^治為丸，和酸棗煎□□^後[

2]此云陪酢 [石榴子[

(後欠)

此件藥方存三味藥：酸棗、陪酢、[石榴子。酸棗，《冊府元龜》卷九六一，「外臣部」之「土風第三」，吐蕃的邏些川盛產此物。「此云陪酢」正說明這是對外來藥名的解說。陪酢，就是醋。《梵語雜名》：

¹⁴⁹蔡景峰，〈中醫學中反映的少數民族醫學〉，李迪主編，《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研究》，第6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頁90-99。

¹⁵⁰《大谷文書集成》，第2冊，圖版67，錄文見頁165。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95。

「醋：主訖迦。」¹⁵¹主訖迦，梵語爲 *cukra*。又，《梵語千字文》（別本）：「*śukta*：束多，酢。」¹⁵²《證類本草》卷二十六「醋」條，「醋：味酸，溫，無毒。主消癰腫，散水氣，殺邪毒。」¹⁵³此件文書可擬名爲《陪酢丸方殘片》。

22.大谷 3976 號藥方書小片¹⁵⁴ 5.5×4.5cm

（前欠）

- 1]縮所〔蜜〕[
- 2]搗篩訖准□[
- 3]〔搗〕篩服[

（後欠）

縮所〔蜜〕，見前文。此件文書可擬名爲《縮所蜜方殘片》。

23.大谷 3977 號藥方書斷片¹⁵⁵ 4.5×6cm

（前欠）

- 1]牛黃[
- 2]搗篩和〔水〕[
- 3]〔梅〕達羅^{是月}阿〔魏〕*[
- 4]〔郁〕金香薑〔黃〕[

¹⁵¹《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1 下。

¹⁵²《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03 下。

¹⁵³〔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 26，頁 596。

¹⁵⁴《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181。

¹⁵⁵《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181-182。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祖國醫藥方研究〉，頁 95。

(後欠)

此件文書所用的藥物：牛黃、〔梅〕達羅、阿〔魏〕、〔郁〕金香、薑〔黃〕。

牛黃，梵語 *go-rocana*，義淨《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音譯「瞿盧折娜」。¹⁵⁶《翻梵語》卷一，「盧耶那色：應云盧遮那，譯曰牛黃。」¹⁵⁷又，卷九，「盧脂那：譯曰牛黃。」¹⁵⁸《一切經音義》卷三十六，「噓遮那：梵語，唐云牛黃。數般藥物名，並是持明仙加持相應物也。」¹⁵⁹據此，該文書可擬名為《牛黃丸殘片》。

〔梅〕達羅，梵語 *candra*，即月亮。《梵語雜名》：「月：戰捺囉_{上合}」。¹⁶⁰《翻梵語》卷五：「梅陀：應云梅陀羅，譯曰月也。佛說大意經」。¹⁶¹又，《唐梵兩語雙對集》：「月蝕：戰捺囉_{上合}」。¹⁶²月蝕，梵語為 *candra-graha*。

《八支集要方》(*Aṣṭāṅga-saṃgraha*)的《補遺部》(*Uttana-sthāna*)第三十二章，有一個藥方：

茵草、śabara、odbhavas、一種香土、紫礦、薑黃和小檠；雄黃、雌黃、鬱金香、紫葳、牛黃、紅鉛粉；青色榕樹的葉子、旃檀香、黑檀木、水銀/汞、pattāṅga、曼陀羅、肉桂、白蓮花的籽和須。(AS.Utt. 32.31a-d)

¹⁵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16，頁 435 上。

¹⁵⁷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987 下。

¹⁵⁸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047 下。

¹⁵⁹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546 下。

¹⁶⁰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34 下。

¹⁶¹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018 下。《翻梵語》，卷 2：「梅陀跋闍：應云梅陀羅跋闍羅。譯曰：梅陀羅者，月也；跋闍羅者，金剛。」（《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998 上）梅陀羅跋闍羅，梵語為 *Candra-vajra*。

¹⁶²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242 下。

此件文書與該藥方有三味藥物相同——牛黃、鬱金香、薑黃。梅達羅，並不是指一味藥物。據此方，candra 可能是 candana 之誤。果如此，則大谷 3977 號文書與《八支集要方》的這一藥方之間可能有密切的關係。

24. 大谷 4363 號藥方書斷片¹⁶³ 11×6.5cm

(前欠)

- 1]〔眼〕痛方 沙摩路多[
- 2]湯丁蜜渚[
- 3]只^{三分} 右搗篩^細研內眼中[
- 4]^{一分} 蘓伏靈善^{釧銀} 辛頭〔塩〕 黃*〔薑〕[
- 5]一(又)〔療〕一切〔眼方〕[

(後欠)

此件文書為眼藥方，存藥物：沙摩路多、蜜、蘓伏靈善^{釧銀}、辛頭〔塩〕、黃*〔薑〕。該文書可擬名為《治眼方殘片》。

沙摩路多，待考。

黃薑，即薑黃。《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大唐三藏義淨譯)卷一，「云何根藥？謂香附子、菖蒲、黃薑、生薑、白附子。」¹⁶⁴《翻梵語》卷九：「阿梨陀姜譯曰黃薑 《四分律》第九卷。」¹⁶⁵又，卷十：「阿梨^{應云訶栗陀羅 律曰黃薑} 《善見律毘婆沙》第五十卷。」¹⁶⁶兩處「阿梨」中的「阿」乃「訶」字形誤。訶梨陀、訶栗陀羅，梵語為 haridra。

¹⁶³ 《大谷文書集成》，第 2 冊，圖版 67。錄文見頁 240。

¹⁶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4，頁 1 中。

¹⁶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048 上。

¹⁶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54，頁 1049 上。

另有一處注釋，「鬱金根一名黃薑」，¹⁶⁷也是指 haridra，而不是指 kunikuma（鬱金香）。

又，辛頭〔塩〕、辛頭鹽¹⁶⁸對應的梵語為 Sindhu(-lavāṇa)，而仙陀婆鹽¹⁶⁹、先陀婆鹽¹⁷⁰、新陀婆鹽¹⁷¹的梵語為 Saidhava(-lavāṇa)。其同義詞還見於 SiN.152 條。Sindhu，常譯作信度，指信度地區或信度河。¹⁷²

《水經注》中稱之為「新陶水」，並說水中有石鹽，白如水精。《大唐西域記》等亦指出，信度地區出產的鹽在異域遠方作為藥用。¹⁷³《曼殊室利菩薩呪藏中一字呪王經》（唐三藏法師義淨譯）：「若患眼時，取先陀婆鹽研之為末，呪七遍已，少置眼中，其痛便止。」¹⁷⁴

藕伏靈善，原語待考。釵銀，可用於治眼。《證類本草》卷四「銀

¹⁶⁷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0，頁 201 中。

¹⁶⁸ 《摩訶僧祇律》（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卷 31，「味者，如海水同一鹹味。性者，黑鹽、赤鹽、辛頭鹽、味拔遮鹽、毘攬鹽、迦遮鹽、私多鹽、比迦鹽。略說二種，若生若煮，是名鹽。」（《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2，頁 484 上）

¹⁶⁹ 《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卷 20，「若患腹痛，加持仙陀婆鹽，作湯服當除差。」（《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0，頁 384 中）

¹⁷⁰ 《曼殊室利菩薩呪藏中一字呪王經》（唐三藏法師義淨譯）：「若患宿食不消、腹中結痛、上變下瀉、霍亂畏死者，可取烏鹽或先陀婆鹽，或諸雜鹽類，呪之七遍，研碎煖水令服便差。」（《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0，頁 781 中-781 下）

¹⁷¹ 《四分律》（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卷 42：「爾時比丘病，須鹽為藥。佛言：聽服。是中鹽者，明鹽、黑鹽、丸鹽、樓魔鹽、支頭鞞鹽、鹵鹽、灰鹽、新陀婆鹽、施盧鞞鹽、海鹽。若比丘有病因緣，盡形壽聽服。」（《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2，頁 867 中）

¹⁷² 《大唐貞元新譯十地等經記》（載《佛說十力經》卷首）：「次信度城近信度河也，亦云信國，或云辛頭城。」（《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17，頁 715 下）

¹⁷³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28。

¹⁷⁴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 20，頁 781 中。

屑」條，引「海藥云：謹按《南越志》云：出波斯國，有天生藥銀，波斯國用爲試藥、指環。大寒，無毒。主堅筋骨，鎮心，明目，風熱，癩疾等。併入薄於丸散服之。」¹⁷⁵又，《證類本草》卷四「生銀」條，「服之明目，鎮心，安神定志。」¹⁷⁶

《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卷二十五，「廣大明王阿加陀藥品第五十五」中的一劑「三昧眼藥」：

三昧眼藥小柏煎	檀黃、華芡、白胡椒
乾薑、商佉、訶黎勒	鞞醯勒果、餘甘子
青優鉢羅華、雄黃	仙陀婆鹽、鬱金香
海末、銀礦、甘松香	數量等分精合治
加龍腦香、麝香等	十六數中齊一分
重復和合精研治	廣大明王央俱捨
真言其藥數千遍	以藥點眼得無畏
不為一切鬼神燒	眼中翳膜、冷熱淚
風赤雀目皆除差	眼目精明滅眾罪 ¹⁷⁷

「三昧眼藥」與此件文書有三味主藥相同——黃薑（檀黃）、辛頭鹽（仙陀婆鹽）、蕪伏靈善（銀礦）。

（三）其他吐魯番收集品中的醫學文書

1. 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醫學文書

一九九八年，榮新江先生在〈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

¹⁷⁵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4，頁105。

¹⁷⁶ [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4，頁106。

¹⁷⁷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0，頁368上。

籍與文書》一文中，所列出的吐魯番漢文醫學文書的編號如下：

Ch.354+ Ch.483rv：醫方書

Ch.396：醫方書

Ch.1036：唐人藥方（馬繼興 1988，頁 173-175）

Ch.1036v：本草經集注卷四蟲獸部（馬繼興 1988，頁 384-386）

Ch.1056v：藥方(?)

Ch.1617：醫方書

Ch.1986v：醫方書

Ch.3138+Ch.3218：醫方書

Ch.3167：西域醫方書

Ch.3725：《耆婆五臟論》（馬繼興 1988，頁 36-37）

Ch.3725v：《諸醫方髓》（馬繼興 1988，頁 497-498）

又，該文的注 13 指出，「王重民《劉涓子鬼遺方跋》，載《大公報圖書副刊》第一一九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此為德國探險隊自吐魯番所得，但遍檢柏林所藏，未見其書。」¹⁷⁸

如前所述，其中的四件文書已由黑田源次、萬斯年、羅福頤、馬繼興刊佈和校錄。尤其是分別寫於 Ch.3725 正背的《耆婆五臟論》和《諸醫方髓》，經筆者詳論，基本論定其為印度醫學文化影響的產物。¹⁷⁹Ch.3167 所謂的《西域醫方書》，經馬繼興先生考證，其文字基本相似於《蘇悉地羯囉經》卷上「分別然（燃）燈法品」，實乃佛教徒所謂的「阿毗遮嚕迦法(abhicaraka)」殘片¹⁸⁰。

¹⁷⁸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書〉，《華學》3: 309-325。

¹⁷⁹陳明，〈俄藏敦煌文書中的一組吐魯番醫學殘卷〉，《敦煌研究》2002.3: 100-108。

¹⁸⁰馬繼興，〈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敦煌吐魯番研究》6(2002): 160-161。

2.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醫學文書

一九四九年後，新疆自治區的考古工作者在發掘阿斯塔那墓葬時，所出土的一批醫學文書殘片，雖然它們最能體現中醫學對吐魯番地區的影響，但其中亦不乏外來的成分。

「唐人寫眼療方」(73 TAM 506:4 / 43)¹⁸¹：

1. 一銖 白石蜜一銖 甲傷少多^{已上三色研} 決明子十顆
2. 眼上運^{忌冷水 忌光 忌醉 忌酪}

這是一個中外眼科知識相混合的藥方，石蜜是印度與西域常用的眼科藥物，而決明子是中醫最常用的眼科藥物之一。甲傷，藥名，待考。

三、吐魯番漢語醫學文書中外來知識的傳播背景

(一) 吐魯番出土的胡語醫方

作為絲綢之路的主要文化交流據點之一，吐魯番的文化呈現斑斕而複雜的景象。古代高昌地區的胡人包括了車師人、焉耆人、龜茲人、天竺人、粟特人、吐火羅人等。¹⁸²唐西州時期的崇化鄉主要生活著一群昭武九姓胡人。¹⁸³各族商人來來往往，異域商品琳琅滿目，居住者

¹⁸¹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 10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257。

¹⁸² 吳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胡人〉，《敦煌吐魯番研究》4(1999): 245-264。

¹⁸³ 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與外來者演繹著生老病死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劇，各種宗教與醫療技術在此角逐競技。儘管吐魯番多民族的日常生活，有著各種各樣的色彩，但是，與疾病作抗爭和維持健康與安寧的人生心態卻多相類似。他們要採取各種的手段來達到驅除病患維護生命的這一基本目的，醫學知識無疑是最直接的選擇。

吐魯番出土的胡語醫學文書最少涉及到四個語種，即——梵語、吐火羅語（B方言）、回鶻語、敘利亞語。其中梵語醫學文書現主要藏於德國。現藏德國的六百四十八件梵文文書中，有一百一十六件來自吐魯番。德國前後組織了四次吐魯番探險隊，全部是在寺廟遺址中發掘梵文資料，絕大部分是佛經，或者與佛教相關的文學作品和語法學資料，其少量的為醫方。「這些文書沒有確切紀年，但從書寫文字判斷，應為西元五世紀或之後。」¹⁸⁴這些梵語醫學文書陸續在《吐魯番發現的梵文寫本叢刊》中刊出，主要有德國吐魯番第二次探險隊在吐峪溝掘得的文書，編號如下：

T1653(Т II T 44)：一葉，正背書，每面十行，8.6×28.4cm，書葉裝。內容為《毗盧本集》(*Bhela-saṃhitā*)的殘片。第一冊（頁287）著錄。呂德斯做過研究。

頁154-188。李方，〈唐西周九姓胡人生活狀況一瞥——以史玄政為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4(1999)：265-285。

¹⁸⁴韓森(Valerie Hansen)，〈中國人是如何歸依佛教的？——吐魯番墓葬揭示的信仰改變〉，《敦煌吐魯番研究》4(1999)：34。又，該文注44，「據張廣達先生所說，現藏德國的648件梵文文書中，有116件來自吐魯番。有關德國所藏吐魯番資料，見 *Sanskrit 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吐魯番出土的梵文文書），第1、5、7冊；有關醫藥方面文書，見 Heinrich Lüders（呂德斯），“Medizinische Sanskrittexte aus Turkestan,”（吐魯番的梵文醫藥文書）*Philologica Indica*（印度語言學）(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40), pp. 579-593。」

T 1654(T II T 16)：殘片，每面四行，正背書，5.5×6.5cm，書葉裝。內容為《毗盧本集》的殘片。第一冊（頁 288）著錄。呂德斯做過研究。

T 1658(T II T 12)：一葉，每面六行，正背書，6.3×8.2cm，書葉裝。內容為《毗盧本集》的殘片。第一冊（頁 288）著錄。呂德斯做過研究。

又，德國吐魯番第三次探險隊在克孜爾掘得的文書，編號如下：

K 1651(T III 49)：兩葉，正背書，每面三行，3.7×12.5cm，書葉裝。第一冊（11 頁）著錄。呂德斯做過研究。

K 1650(T III MQ 49)：存同一葉的左右二片，以及另一殘葉的中間部分。前者每面七行，正背書，6.5×5cm、6.5×8cm，書葉裝，內容為有關護胎法 (gar[bha]rakṣāvidhi) 之序言。後者共四行，3.5×4.5cm。第三冊（47-49 頁）著錄、轉寫並注釋。

K 1655(T III MQR, MQ 46)：五葉殘片，書葉裝。第一葉三行，其餘的為雙面各三行。第三冊（頁 49-51）著錄、轉寫並注釋。

K 1656(T III MQR)：四葉殘片，書葉裝。第一葉為雙面各四行，其餘的為單面三行或四行。第三冊（頁 52）著錄、轉寫並注釋。

K 1657(T III MQ41)：一葉，正背書，每面四行，4×6.5cm，書葉裝。第三冊（53 頁）著錄、轉寫並注釋。

K 1659(T III MQ49)：一葉，正背書，每面七行，6×6.5cm，書葉裝。第三冊（頁 53-54）著錄、轉寫並注釋。

此外，還有克孜爾出土的非醫學文書中所記錄的藥方、藥物名稱等：

K 1437(T III MQR)：一葉，正背書，正面五行，背面四行，4.2×14.2cm，書葉裝。背面第一行呪語之後為一個藥方。第三冊（頁 167）著錄、轉寫並注釋。

另一件克孜爾出土的供養疏中有關於藥物供品的記錄，用詩頌的形式所寫。共三行，第四冊（頁 300）著錄、轉寫並注釋。呂德斯、季

羨林先後做過研究。¹⁸⁵

上述殘卷中，《毗盧本集》本身就是生命吠陀早期的一部有名的醫籍。該醫書在印度本土也有傳世本。¹⁸⁶現有的西域梵語醫學文書的分佈地點，主要為——醯羅(Hadda)地區¹⁸⁷、罽賓(喀什米爾)、龜茲(以《鮑威爾寫本》為代表)、克茲爾、吐峪溝、敦煌(《耆婆書》等)等，好幾個地點都處在絲綢之路沿塔里木盆地一線的北道。這或許表明印度古代醫學是從西北印度經絲路北道以吐魯番為中轉站之一而傳到敦煌的。

除梵語文書之外，吐魯番還有吐火羅語(B方言)醫藥殘片至少18件(B497-513和THT3009，此承蒙Georges-Jean Pinault教授當面教示)、年代稍晚一些(約10-12世紀之間)的回鶻語醫學文書共十來件(最重要的為編號TID120的《雜病醫療百方》)，以及一件與景教教團有關的敘利亞語醫方。筆者在〈生命吠陀——西域出土胡語醫學文書的知識來源〉(待刊稿)一文中對之有詳細介紹，此不贅述。這些文獻給我們提供了吐魯番外來醫學文化多樣性的例證。但在上述對吐魯番的漢語醫學文書的分析中，卻沒有發現回鶻語醫學和敘利亞語醫學的痕跡，這說明在吐魯番地區它們同中醫的關係遠不如印度梵語醫學與中醫那麼密切。除對上述文

¹⁸⁵Heinrich Lüders, *op.cit*; 季羨林, 〈對於新疆生產甘蔗和沙糖的一點補充〉, 《文史知識》1999.11: 94-95。

¹⁸⁶V. S. Venkatasubramania Sastri & C.Raja Rajeswara Sarma, ed., *Bhela-saṃhitā* (New Delhi: Central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Indian Medicine & Homoeopathy, 1977). K H Krishnamurthy, *Bhela Saṃhitā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commentary & critical notes* (Varanasi :Chaukhambha Visvabharati, 2000).

¹⁸⁷阿富汗新出土的佉盧文佛經寫卷中，也夾雜有一件用婆羅謎字體抄寫的梵文醫學殘片，大約出自貴霜時期，從形制上推測來自西北印度或者北印度。參見Richard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 1999), p. 39。

書的藥物與藥方分析體現出這一點之外，出自吐魯番與含有印度佛教醫學內容的 Ch.3725v《諸醫方髓》為同一組文書的 Dx09888，其中有對印度生命吠陀「八術」(aṣṭāṅgāni)的內容解說，這說明就醫學理論層面而言，印度醫學在中醫文書中也有所體現。¹⁸⁸可以說，印度生命吠陀不僅是西域多民族語言（于闐語、粟特語、龜茲語、回鶻語、藏語等）的醫學文化知識的主要來源之一，而且其對吐魯番中醫藥的影響也大大超過其他語言醫學對中醫的影響。

（二）吐魯番的胡藥買賣及應用

醫與藥總是聯繫在一起的。吐魯番地區既然有胡醫，也就不會沒有胡藥。有關吐魯番的胡藥買賣情況，最集中體現在兩件文書當中，即——《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73TM514:2/1-2/4)和《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由多件殘文書拼成）。

《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先後由朱雷、吳震等作過研究。¹⁸⁹該文書中記錄了主要在胡人之間進行的大宗貴重商品的交易情況，經過統計，提到有關的藥物情況為——藥（144斤）、石蜜（31斤）、鬱金根（87斤）、香藥（ $572+252+232+800+172+92+650+33=2801$ 斤）、礪沙（ $172+50+241+11+251+201=924$ 斤）。

從池田溫先生(1931-)拼成並作出深入研究的《天寶二年交河郡市

¹⁸⁸陳明，〈俄藏敦煌文書中的一組吐魯番醫學殘卷〉，《敦煌研究》2002.3: 100-108。陳明，〈「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1: 26-41。

¹⁸⁹朱雷，〈麴氏高昌王國的「稱價錢」——麴朝稅制零拾〉，《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2），頁17-24。吳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胡人〉，《敦煌吐魯番研究》4(1999): 254-255。

估案》中，不難發現下列外來的藥物：

大谷 3061 號物價文書：[蕃]摩勒壹兩 上直錢貳拾貳文 次貳拾文 下[]文

大谷 3071=3056 號物價文書：石蜜壹兩 上直錢拾陸文 次拾[]文 下[]文

大谷 3096 號物價文書：鬱金花壹分 上直錢陸拾文 次伍拾文 下肆拾文

大谷 3096 號物價文書：白檀香壹分 上直錢肆拾伍文 次肆拾文 下三拾伍文

大谷 3043 號：[阿]魏煎壹兩 上直錢捌文 次[柒文] 下[陸文]

又，羽田氏藏大谷文書《市估案》中亦提到外來藥物的價格：

(11) (831 上右) 行 9：胡薑壹兩 上直錢陸文 [次伍文] 下肆文

(12) (831 左) 行 1：青木香壹兩 上直錢拾陸文 次拾伍文 下拾肆文

正如池田先生所認為的那樣，凡唐人所知道的貴重藥材都能在交河郡市場買到。¹⁹⁰以上既有「藥」、「香藥」這種類名（集合名詞），也有白檀香、青木香等具體的香藥名稱。正如姜伯勤先生指出的，香藥不僅有商團販賣，也可能為佛教僧侶攜帶，因為它是僧團日常活動的必需用品¹⁹¹。敦煌文書中這樣的例子較多，吐魯番也有一些。比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盜掘的一件《付物賬》殘紙，其上殘存「寺取香（藥？）」文字，就是寺院使用香藥的一個證據。至於僧侶從外地攜帶香藥進入吐魯番地區的記載，筆者暫時還沒有發現，有待進一步的求索。

如果參照前述的藥方殘片，我們就能瞭解這些胡藥的實際應用情

¹⁹⁰池田溫，〈中國古代物價初探——關於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斷片〉，收入氏著，《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162。另見池田溫，〈盛唐物價資料をめぐって——天寶 2 年交河郡市估案の斷簡追加を中心に〉，《絲綢之路研究》，創刊號（東京：創價大學絲綢之路研究中心，1998），頁 69-90。

¹⁹¹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 41。

況。列表如下：

藥名	梵語名稱	所應用的文書	說明
石蜜		大谷 3542 號 大谷 1056 號(?) 「唐人寫眼療方」	即砂糖
庵摩勒	āmalaka / āmalakī	旅博 73 號	即餘甘子
鬱金香	kuṅkuma	大谷 1074 號 大谷 3977 號	與鬱金根和鬱金花同類
白檀香	candana	旅博 73 號	是檀香之一
青木香	kuṣṭha	大谷 1077 號	藥方中為青木
胡薑	nāgara	大谷 1052 號 大谷 1383 號(?) 大谷 3532 號	藥方中為胡乾薑
阿魏煎	hiṅgu- (rasa-)	大谷 1074 號(?) 大谷 1389 號 大谷 1392 號(?)	指阿魏的煎湯。藥方中為「阿魏藥」。
礪沙	navasāgara	藥名，見大谷 8097 號	出西戎（見《證類本草》卷五「礪沙」條）

此表反映了胡商們所販賣的胡藥，十有八九使用於實際的醫療活動之中。反過來說，正是存在著這樣的市場需求，纔刺激了胡藥買賣的興隆。

（三）吐魯番的非醫學文獻中所反映的外來醫學文化

除上述的醫方殘片、藥價文書外，吐魯番出土的非醫學文獻中也有外來醫學文化影響的痕跡。筆者在〈耆婆的形象演變及其在敦煌吐

魯番地區的影響》一文中，曾引用阿斯塔那的《唐永隆二年(681)旅帥張相歡墓誌》內「追諸耆域」和「啼傷龍樹」兩句，來說明印度神醫耆婆(Jivaka)在吐魯番地區的影響。從吐魯番有關耆婆的胡漢語資料來看，印度古典醫學文化(包括佛教醫學文化在內)在此地有著明顯的影響。¹⁹²

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明瞭吐魯番胡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醫事活動的具體面貌。只有阿斯塔那九一號墓出土的《唐貞觀十七年(西元 643 年)何射門陀案卷為來豐患病致死事》文書¹⁹³，透露出一些胡人與醫事相關的訊息。患風病的來豐(「先患甚風」)被安頓在何射門陀處，後不幸身故。何射門陀延醫為來豐治病(「見師為療」)，而官府指責何「不為醫治」，對來豐之死負有責任。不論何射門陀有無請醫，也不管他請的是胡醫還是漢醫，這件文書都能告訴我們，貞觀年間在吐魯番地區是有治病的醫人，而且很可能還有一套醫療制度。¹⁹⁴

在討論外來文化的時候，也不能忘了吐魯番本地的中醫文化。除漢語醫學文書折射中醫在吐魯番的情況之外，另有一方《高昌延壽十七年(640年)醫人墓表》反映了中醫名家的風采：

¹⁹²陳明，〈耆婆的形象演變及其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影響〉，收入於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文津學志》1(2003): 138-164。

¹⁹³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3-5。吳震，〈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胡人〉，頁258。

¹⁹⁴據《文館詞林》卷664所收〈貞觀年中巡撫高昌詔一首〉，「使人乃巡問百姓有病患者，量給醫藥。老病憊獨糧食交絕者，亦量加振給。」參見〔唐〕許敬宗編，羅國威整理，《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49。該詔頒佈於貞觀14年(640)唐軍征服高昌之後。此詔無疑增加了中醫在吐魯番地區的影響力，其對當地醫療制度的建制化是否有促進作用，尚待進一步研究。何射門陀之事必在此詔之後，這可能也是何氏遭受官府質疑的原因之所在。

1. □□□□□□□人也，建莫
2. 蓋於上世，表□質於今辰，歷
3. 代名醫，流芳三世。精窮藥性
4. □岐伯之風。診侯廢方，善
5. □和編（扁）之術。宜延遐壽，救濟
6. □苦，天不遺。以延壽十七
7. 年庚子歲，三月五日奄然殞
8. 命。□使君上痛惜，朝野嗟傷，
9. □親悲□，城市寶。春秋五
10. 十有七，嗚呼哀哉。¹⁹⁵

此醫人的知識是家傳的（「歷代名醫，流方三世」），他醫術高超，「精窮藥性」，有「岐伯之風」，學會了上古名醫——醫和與扁鵲的醫術。他還醫德高尚，救濟貧病。而所謂「君上痛惜，朝野嗟傷」，也許並非一般墓誌用的諛辭，正說明此人在吐魯番很有社會影響。

文化與宗教的頻繁交流，對醫學知識在吐魯番的傳播與融合，起到了促進作用。可以說，吐魯番無疑是漢唐五代時期中外醫學交流的最活躍地區之一。吐魯番不僅有漢方醫學，也有基於多種外來語的非漢方醫學。吐魯番外來的醫學文化知識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從本文所討論的漢語醫學文書來看，中古時期（特別是唐代）在吐魯番地區，以印度生命吠陀為主的外來醫學文化知識對吐魯番中醫學有相當大的影響，中醫學和多元的外來醫學文化的交融達到了一定的深度，既有使用外來藥物的藥方，也有印度生命吠陀及佛教醫學等外來醫學理論的遺存，形成了早期的「中西（胡）醫結合」的特殊景觀。本文

¹⁹⁵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碑墓集注》（成都：巴蜀書社，2003），下冊，頁404。

試圖剝離出吐魯番漢語醫學文書中的外來知識成分，就是爲了進一步考察中古時期中醫學對外來知識接受的具體程度與效果，以揭示豐富的文化交流之斑斕一角。

本文縮略語：

AS. =*Aṣṭāṅga-saṃgraha* (《八支集要方》)

Bo. =*The Bower Manuscript* (《鮑威爾寫本》)

Si. =*Siddhasāra* (《醫理精華》)

SiN. =*Siddhasāra -Nighaṇṭu* (《醫理精華詞彙》)

Foreign Elements in Turfan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Ming Chen

Research Center of Eastern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Turfa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enters of cultural intercommunion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As the site of frequent contacts of many kinds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religions from Han to Tang China, Turfan also beca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centers of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medicine and non-Chinese medical systems. Some very invaluable medical manuscripts were unearthed from Turfan in last centur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Turfan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pointing out some non-Chinese medical theory and all foreign remedies used in these prescriptions. An appreciation of foreign elements in Turfan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both the concrete acceptance of foreign knowledge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it was ultimately changed in practice in mediaeval China.

Keywords: Turfan, Chinese medical manuscripts, history of medical exchanges